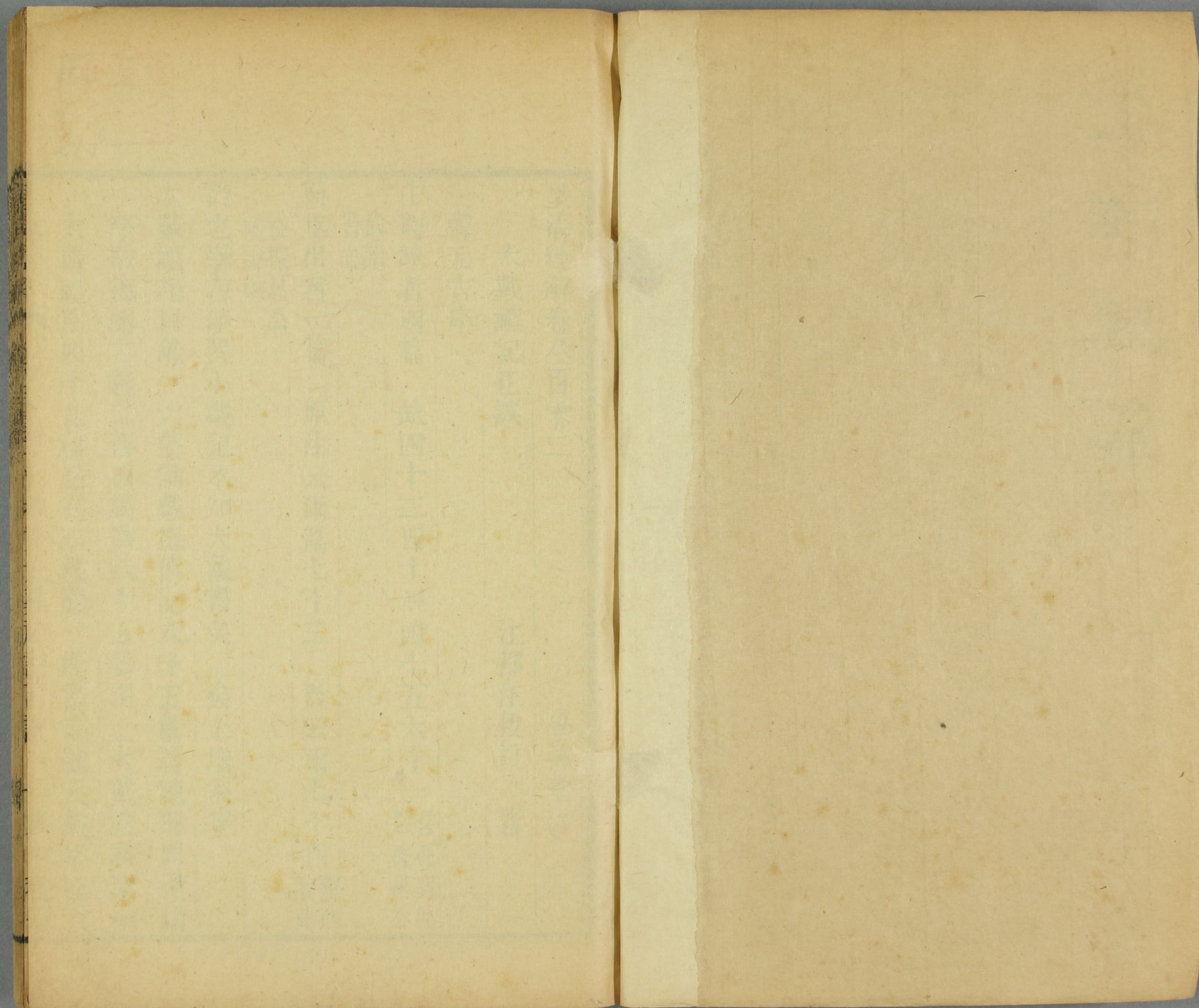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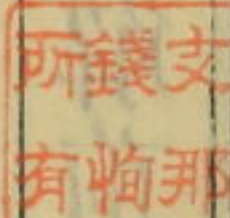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

學海堂

大戴禮記正誤

江都汪拔貢中著



韓元吉序

中間缺者四篇

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

喜孫案此蓋據晁公

武讀書志

而重出者一篇

原注云兩篇七十三改云兩七十四

喜孫案此

蓋據晁公武說改

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矣上增多字

大戴禮記目錄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

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

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一 庚申補刊

20
211



爲信都太傅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
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
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
不倫也 宋時曾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 風俗
通引此書稱大傳禮 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
兩卷卽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也皆各自成書諸侯
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儀禮逸經也禮三本明堂朝事解
禮經者也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

喜孫案盧本作王言

先君蓋據家語改與戴吉士校聚珍板本孔檢討注本同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哀公篇

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

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

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
婚解畧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篇同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禮記經解篇及賈誼疏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賈誼疏及新書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禮記祭義篇

卷六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

語弟子行篇畧同

卷七 晁公武云闕六十一

陳振孫云闕七十二

喜孫案戴東原記文稱陳

在故貢大戴禮記正誤

二夷申補刊

振孫云兩七十二四庫全書提要亦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其說相符戴語亦載陳說云兩七十二先君于此述陳說日關七十二後條又載陳說云中關第七十二復出一篇未知孰是侯檢陳氏本書

五帝德第六十二 與家語大畧同

勸學第六十四 荀子勸學篇及宥坐篇

卷八 盛德第六十六 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 德

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

卷九 孔子三朝上篇 劉向日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

第七十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孫

案盧本作千乘第六十八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誥志第七十一文王官人第七十二諸侯遷廟第七十三先君所改與戴本孔本同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逸周書官人篇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逸經 陳振孫云中關第七十二復出

一篇黃佐云中關第四十與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

皆有錯誤劉本重七十二吳澄云第七十三有二晁公武云

兩七十四熊朋來云兩七十三 喜孫案此載陳振孫黃佐二說皆與提要不同侯查本書

諸侯饗廟第七十三 逸經 禮記雜記篇 案雜記尤詳

卷十一 孔子三朝下卷

卷十二 朝事儀第七十七 釋朝聘之義猶禮記之有冠義

等篇也文多據周禮 周禮典命司儀大行人小行人及禮

記聘義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盧本作朝事第七十七按司儀正義引有儀字

投壺第七十八 逸經 禮記投壺篇 有經文有記文

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逸經 與家語冠篇文多同 有

經文有記文

本命第八十 禮記喪服四制 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

案詩靈臺正義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按今大

戴禮亡政穆篇白虎通德論引諡法解謂之禮記諡法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獨孤及太師苗晉卿諡議云謹按大戴禮體中居和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羅泌路史云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諡法周書之說亦然鄭樵通志畧云有周公諡法有大戴記然則諡法固兩載於周書大戴禮中若文王官人篇然南宋以後始芟去之故今篇目參差耳戴震記

以注爲康成作也 案子張問入官篇注明駁鄭義諸侯遷廟篇用兵篇亦云

大戴禮註 隋志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王言第三十九

喜孫案盧本作王言孔從戴作王篇內同

在按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

間馬作問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問孔从楊氏大訓作問

皆未攷
釋史

其不出而外乎

外家語作化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本並作外不从家語作化

雖有國馬

馬盧本作焉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

喜孫案戴校聚

珍本从劉本亦作馬孔本亦作馬

不以其地治之

地馬本作道

喜孫案盧校云家語作道戴校从方本亦作道謹

案楊氏六訓正作道

則政亦不勞矣

喜孫案政盧本作正先君手改攷戴校从方本作政孔本亦從之作政謹案政與正古通又按

戴孔并刪上則貞二字

教定則本正矣

喜孫案盧本作教定是正矣先君手改蓋从戴說謹案朱文端本作則正矣戴引方本作本正矣戴校聚珍本云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一字今从朱本方本合訂孔从朱本盧校云家語作政教定則本正矣

使有司日省如時攷之

喜孫案如字先君改為而字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而盧孔皆云

而古通

百步而晦

喜孫案晦字各本皆作堵戴校聚珍本云古者以長百步而晦百步濶一步為一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孔驛軒云

春秋公羊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則堵者五尋也此文似有誤此改晦字蓋用戴說

方里而井

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

當是方里之訛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晦廣一步長百步為

一晦此改方里蓋用戴說

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

喜孫案興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與孔氏注本从楊氏

大訓改作與皆與此異

如夫暑熱凍寒

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增攷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夫為如盧刻雅兩堂本據家語疑夫為加孔

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為若夫

是書經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五 庚申補刊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喜孫案王必盧本作主以戴氏初校云篇內主字並王字

之譌惟此一處名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又必字宋本作以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必孔氏注本从先聖大訓改必盧校亦云家語作必此改作王必蓋同其說

致其征 家語作改其政

喜孫謹案太平御覽引正作改其政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此篇從家語校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改義為儀云儀各本訛作

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謹案先君此不用戴說故於篇內校補孔子曰人有五義二十四字亦祇作義不从荀子作儀蓋以古人儀字只作義作儀者今字耳故不改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

喜孫案先君校去今夫二字未詳所據

志不在於酒肉

喜孫案酒肉各本皆作飲食蓋據荀子校改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

人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

喜孫案孔子曰至哀公曰二十四字各本皆脫蓋據荀子

校補戴校聚珍本亦有此說又案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為義者以篇題為據也說詳篇題下又按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為據也又案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改是篇五問于士于君子則不日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日敢問本無定例故畧之也或當時別有所據亦不可知

從物如流

喜孫案如各本作而蓋據荀子改今案如而古通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喜孫案三而字先君皆據家語改為必今檢戴孔書皆不從家語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夫字衍

喜孫案先君校去夫字又增則字于

若字上蓋非一時之筆據家語也謹按戴孔不从家語是也荀子則子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喜孫案置宋本訛買知盧本作志皆

先君手改謹案元劉貞廷本作置戴氏文集云買一本作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註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證

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

說

窮為匹夫 喜孫案窮盧刻作躬戴校聚珍本云窮他本訛作躬今从方本孔氏注云躬讀為窮此改躬為窮蓋用戴

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 喜孫案各本不下有然字先君校去之據荀子也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喜孫案神下各本有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明字此據小戴記刪

然後言其喪葬 葬戴校作算从小戴記 喜孫謹案戴初校本義長至校聚珍本則仍作喪葬孔本亦作葬云宋本作算从大典及元本改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生之本也 喜孫案生盧刻作性先君校改戴校聚珍本云生字程本方本并作性今从荀子史記及

沈本孔仍作性注云性生也

諸侯不敢懷 不敢懷當從荀子作不敢壞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云壞他本作懷

今从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孔并同云史記作懷宋本亦同从元本改

俎腥魚 喜孫案腥各本作生史記作腥先君蓋據史記校荀子

俎之尚腥魚也 喜孫案各本俎之生魚也史記有尚字此蓋據史記校荀子

其次情文迭興 喜孫案迭盧刻作佚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孔氏注本亦從元本改作

迭此改作迭蓋同其說

貳之則喪 喜孫案貳各本作貸此蓋據荀子校

禮察第四十六

故昏姻之禮廢 喜孫案昏盧刻作婚俗字先君手改今攷戴本孔本並作婚亦俗字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七 庚申補刊

而倍外忘生之徒眾矣

喜孫案徒盧刻作禮戴校聚珍本云徒他本訛作禮今从方本孔校云徒宋本

譌禮从戴氏校本改此改徒字蓋用其說

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

喜孫案至盧刻作生戴校聚珍本云至各本訛作生今从方本孔校仍作生此

改至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曰禮云禮云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云而各本多作如今方本謹案而如

古通用漢書載此文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莫如先審取舍

喜孫案先盧刻作安孔注本亦作安戴校聚珍本云先各本多訛作安今从方本及漢書此改

先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

喜孫案盧刻作然如孔注本亦作然如戴校聚珍本云然而各本訛作然則如

三字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然而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據漢書與戴說合

則言者莫敢妄言

喜孫案盧刻脫敢字从劉貞廷本也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有敢字此

同據漢書也

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喜孫案盧刻作今子或言與孔氏注本同戴校聚珍本云今字下各本多

衍子字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此刪子字據漢書也與戴說合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鴈北鄉傳何以謂之為居

喜孫案盧刻無為居與傳崧卿本同戴校聚珍本無為居二字云各本或

衍一居字或衍為居二字今从方本有為居二字此增為字蓋同孔說

而不記其鄉何也

喜孫案按而盧刻作如孔氏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而各本多作如今从傳本謹

案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蓋據傳崧卿本與戴說合

雉震响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

盧刻作震也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戴君云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

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先响後震从初學記也此改先震後响

據經
文也

初歲祭未傳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

喜孫案盧刻正文有始用暢三字傳首又有初歲祭未四字其曰初歲句

在用祭也下又無歲字是月下無之字此蓋依戴校戴氏初校本云初歲祭未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為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戴校聚珍本云經不曰祭未而必曰初歲祭未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為終歲用暢之始其曰初歲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義下復申之曰各本或訛及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為經愈生糾紛矣孔校并同又案戴校作其曰初歲云者不刪爾字不詳所據何本云爾者从通解也此增歲字而不刪爾字不通何謂字之旁以此下來降燕乃睇傳與之穴何也

懶祭魚傳其必與之獸何也

喜孫案與古通為為又通謂與之獸即謂之獻也先君注謂字于與

鞠則見傳歲再見云爾

喜孫案各本脫云字戴氏文集曰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戴校聚珍

本日云字各本訛在蓋記時也云五字為句盧刻則并下條云字無之此增云字於爾字之上蓋用戴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而不食於母也

於戴校作其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

當從別本於作其者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作其而不言所據何本先君子此標戴校于簡端而不改傳文蓋存疑也

祭也者用羔

喜孫案盧刻無也字戴校聚珍本孔校本並有也字此增也字與戴孔同

榮莖采繫傳莖采也

喜孫案采盧刻作榮戴氏文集曰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榮作采與上大舍采

也字正一例謹案古榮字止作采此改采字蓋同戴說顏之推匡謬正俗曰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繫由胡由胡者繫母也繫母者旁勃也

左氏傳隱二年正義

引此作繫遊胡遊遊胡旁勃也

喜孫案此條正文與傳各本不同戴校聚珍本作繫旁勃

也其經傳之分與盧刻同孔校則以榮莖為經之一條傳曰采也以采繫由胡為經之又一條傳曰繫由胡者繫母也繫

旁勃也三本不同未詳孰是有王案由胡二字一在幽部一在魚部二部古多合用故由胡疊韵旁勃雙聲古者草木之名多用雙聲疊韵非可執其字以求解也孔用黃尚書說以旁勃爲四旁皆勃然生殊屬附會先生據左傳正義校去繁庸其附會矣

昆小蟲抵牾傳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

喜孫案盧刻不疊動字孔本亦不疊動字戴校

聚珍本云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傳氏方氏合訂孔校云至是下黃本疊出動字此增動字蓋同戴說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

喜孫案盧刻作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文集曰

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未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戴校聚珍本云改作故言云故言各本訛作取必今從方本此改之取必三字爲故言二字蓋同戴說

來降燕乃睇傳百鳥莫曰巢突穴謂之室何也

喜孫案盧刻作室穴也與之室

何也孔本作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戴氏文集曰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正楚辭突廈云突複屋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廈猶言深廈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或譌作與或譌作

爲不勝畢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戴校聚珍本作突穴又謂之室何也云突穴即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訛作取與今从方本孔云取字誤當爲其與之謂之也謹案此改突穴謂之室蓋用戴文集之說與與謂轉注說見前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

爾雅注引此作鳴蜚虎縣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

良爾雅注引傳作蜩

唐蜩鳴傳唐蜩者匿也

匿爾雅注引此作蜩

菽糜

喜孫案盧刻作糜戴校聚珍本亦作糜孔本并同且曰于文糜菽之糜从禾糜粥之糜从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諸家以爲赤梁栗抑失其訓觀此

已在經中

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注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鄭君注檀弓以與已字本同此改已字據聚珍本也

又言之何也

喜孫案何也上盧刻有時字孔本亦有時字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時爲是孔注亦云時是也此刪

時字未詳據何本

頒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

喜孫案大夫卿三字盧刻作夫婦二字聚珍本孔本并同此改大夫卿據

傳崧卿本也

將閑諸則

喜孫案閑各本作閒戴校聚珍本云閒當作閑孔注亦云閒閑也此改閑字蓋同其說

鷹始摯傳故言摯云

戴校無故言二字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各本無言字通解止

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戴校聚珍本仍有故言字云各本脫言字今從傳本孔校亦云宋本脫言字从傳本增此不刪傳文而識戴說于旁蓋存疑也

狸子肇肆傳或曰肆殺也

喜孫案或曰上各本有其字傳氏疑其字衍戴校聚珍本亦云其字衍文

盧校亦云其字衍此刪其字蓋用其說

灌荼傳灌藪也

喜孫案藪字聚珍本作聚孔注亦作聚惟盧刻作藪據盧氏卷首凡例云藪乃叢字而訛為藪

今皆改正不復沿襲以滋後學之惑則此字乃盧氏所改先君識聚字於藪字之旁復抹去之蓋用盧說爾雅云灌木叢木是其據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蚋也其謂

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

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

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螢

喜孫案盧刻丹鳥者無也字白

鳥謂閭蚋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何也二字此蓋據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傳本也

鹿人從傳從者從羣也

喜孫案傳首盧刻有鹿人二字戴校聚珍本亦有之云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

今從方本孔校不重鹿人從三字補注曰鹿人疑當作鹿從蓋傳首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謹案此刪鹿人二字與孔說微異未詳所據何本

離羣而善

以離而善

喜孫案以盧刻作之孔注本亦作之上屬為句戴氏文集曰之當作以字形之

譌此改以字蓋用其說
戴校聚珍本仍作之

熊羆貉貉鼪鼪則穴

喜孫案熊羆盧刻作能罷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作熊羆此改熊羆與戴孔同又

案宋本作鼪鼪則穴盧校戴校孔校並據爾雅
注改作鼪鼪今攷廣雅引此正作鼪鼪則穴

豺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喜孫案盧刻無後字戴校聚珍本孔注本並有之此增後字蓋

同戴
孔說

南門見

喜孫案南上各本有初昏二字戴校聚珍本云此月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盧

校亦云疑字誤此刪初昏二字蓋用
戴說孔則截初昏二字自爲一節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喜孫案盧刻以此爲齊人不從傳戴氏文集云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

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齊人
不從孔校同先君于此以殊乙之蓋用戴說

正文四百七十二字

喜孫謹案孔氏首篇注云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先君校夏小正特記正文字數
于簡末亦以資校核也謹仍之

保傳第四十八

因舉以禮

喜孫案因盧刻作固以盧刻作之戴校聚珍本云禮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

謹案漢書亦作以禮此改因改
以蓋同戴說賈誼書作以禮

有司參肅端冕

喜孫案肅字盧刻作夙與二字戴校聚珍本據魏書李彪傳改爲肅今攷漢書新書並作肅先

君參據改正與
戴閣合注同

教固已行矣

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漢書正作已已以古通此改已字據漢書也與

聚珍本合賈
誼書作已

此三公之職也注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

喜孫案盧刻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

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合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証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孔校本作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段若膺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爲衍字此增古字于上刪而文二字蓋同戴說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喜孫案毋

正也至不能毋二十三字盧刻無之孔本亦無之此據漢書增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亦有此二十餘字惟多兩之字少一字

也

習貫如自然 盧刻之爲常三字因注而誤今從賈誼書改正

喜孫案漢書亦作如自然聚珍本孔注本並作之爲常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喜孫案學學二字盧刻作小學小三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據賈誼

新書及漢書訂正此改學學二字蓋同戴說

而恩相及矣 而民不誣矣喜孫案兩而字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謹案而如古通漢書新書並

作而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而功不遺矣喜孫案遺各本作置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退習而攷于大傳喜孫案攷各本作端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而匡其不及喜孫案匡各本作達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此五學者喜孫案學者各本作義者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喜孫案輯盧刻作緝孔本亦作緝聚珍本作輯舊注云緝一作輯此改輯

字與聚珍本合蓋據賈誼書校正

有徹膳之宰喜孫案徹盧刻作虧聚珍本亦作虧孔校本亦作虧大平御覽文亦作虧宋本則作徹虧此改徹字

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有敢諫之鼓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喜孫案盧刻注無者字戴氏文

集日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今攷聚珍本有者字孔補注本亦有者字此增者字蓋同其說

工誦箴諫喜孫案箴各本作正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注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喜孫案盧刻之作足後作使史作叟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

是書經解 卷八百零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三 庚申補刊

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此改之改後
改史蓋同戴說與聚珍本合又案戴意以經文正字爲大夫
與漢書新書
作箴者異

故切而不愧

喜孫案愧各本作攘此
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敬也

喜孫案敬各本作別此
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孝也注教天下之子也

喜孫案子盧刻作孝聚珍本
亦作孝上注教天下之臣也

聚珍板本亦改作別云從永樂大典本與此全異孔氏補注
本則上節注作臣此節注作子此改孝作子而不改臣爲別

蓋同
孔說

趨中肆夏注車亦應樂節

喜孫案盧刻作聲節聚珍本孔注本
並作樂節此改改樂節蓋同其說

聞其聲不嘗其肉

喜孫案嘗新書作忍食先君校此注忍食二
字于旁復抹去之蓋恐新書係後人據孟子

改也上句見其生不食其肉今新書亦作
不忍見其死與孟子合可以知其故矣

注玉藻曰

喜孫案藻各本作纁此
蓋據小戴禮記改正

明堂之位曰

案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喜孫案此條蓋駁盧
刻校語盧云此位字

當作禮上引學禮此引明堂禮皆逸禮也戴
校聚珍本亦云位當作禮此據賈誼書駁之

博聞而強記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
此蓋據賈誼書增入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喜孫案所盧刻作前孔本亦作前戴氏文
集曰前當作所字形之譌戴校聚珍本云

所各本訛作前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所
此改所字蓋據漢書校與戴合賈誼書作所

其輔翼天子

喜孫案天子漢書作太子大戴各本則皆作天子
先君初改太子既又改爲天子蓋从大戴禮記盧

校亦云當以本書爲是
謹案賈誼書正作天子

所尙者告訐也

喜孫案訐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改
謹案盧僕射注云則此字北周時已誤

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
據賈誼書校補漢書同

深爲之計者

喜孫案各本無之字
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謂之詆言

喜孫案各本作詆誣此蓋
據漢書及賈誼書校正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

喜孫案各本無之者二字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補

而視已事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而此蓋據

之校正與戴合又案而如古通

然而不能從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賈誼

書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賈誼書校也與戴校合

然而不避者

喜孫案避各本作辭此改避字蓋據賈誼書校正

案數譯而不能相通

喜孫案案盧刻作參宋本亦作參戴校聚珍本作案云各本訛作參今從方本孔校

亦作案盧校亦云疑當作案形近而訛謹案漢書作累即案也此改案字與戴孔同賈誼書亦作累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

喜孫案論於二字盧刻作論孔本亦作論戴校聚珍本作論云各本訛作

論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賈誼書作論於二字此蓋據之校正

不知君國子民之道

喜孫案君國盧刻作國君宋本亦作國君聚珍本亦作國君孔校本作君國謹案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君國此蓋據之校正與孔合賈誼書正

不中於刑獄

喜孫案案盧刻作制獄孔補注亦作制獄戴校聚珍本作刑云各本訛作制今據儀禮經傳通解訂正

謹案賈誼書正作刑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喜孫案盧刻其作之宋本亦作之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作其孔注本从朱本

改作其此改其字與戴孔合賈誼書作其

妄顧咳唾

喜孫案妄盧刻作安戴校聚珍本作妄云各本訛作妄今從方本孔注亦以安爲字誤謹案賈誼書正作

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孔合

趨行不德

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蓋據賈誼書校正又案德得古通

隱琴肆瑟

喜孫案各本無肆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天子燕辟廢其學

喜孫案各本作宴瞻其學蓋據賈誼書校正

不博不習

喜孫案博盧刻作傳聚珍本作傳孔注本作傳從通解及劉貞廷本也謹案新書實作博此蓋據之校正

是時經解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左庚申補刊

較戴孔
爲核

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

喜孫案度字下盧刻有縱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刪

之云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縱字衍孔校亦謂縱字衍此刪縱字蓋同其說賈誼書無縱字

賦與譙讓不以節

喜孫案譙盧刻作集孔本聚珍本並作集通解云當作譙孔注云集當爲譙字形之譌

讀集或亦如譙小雅是用不集與咎道字爲韻此改譙字蓋用其說賈誼書作譙

天子宴私安而易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此改而字蓋

用戴說謹案而如古通賈誼書作所

飽而強注強猶勸也

喜孫案勸盧刻作強戴氏文集日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戴校聚珍本改

爲強勉強也孔本仍作強猶強也此改勸字蓋用戴文集說

暑而喝

喜孫案喝盧刻作渴宋本元本作喝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聚珍

本孔本並作喝此改喝字蓋同其說賈誼書作喝

宴樂雅頌失樂序

喜孫案失盧刻作迭此改爲失未詳所據何本聚珍本作迭從方本也孔本作逆據下注

也各本或訛作送或訛作造未知所自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

喜孫案各本作大國之忌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素誠繁成

賈誼書作素成無繁成二字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素成二字云云

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今訂正孔校云繁素之訛而衍也誠成之訛而衍也古書往往有似此者緣校讎者鉛黃乙之後人轉寫遂

兩存其本不復識別此據新書校與戴孔同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注宴室夾室次宴寢也

喜孫案夾盧刻作郊次盧

刻作於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郊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証戴校聚珍本作郊室次于寢也孔本作郊室次宴

寢也此改郊爲夾於爲次據通解也與戴孔合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喜孫案盧刻比作以

宴下無室字則作即戴氏文集日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聚珍本作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孔補注本同惟則作即此改比改即增室並與聚珍本同謹按即則古通

大師持銅而御戶

注大師瞽者

喜孫案大師盧刻作太史戴

校聚珍本云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孔本亦作太師此改大師蓋用其說

行則鳴佩玉

下車以佩玉為度

喜孫案佩盧刻並作珮孔

玼珠以納其間注納於衡璜衡牙之間

喜孫案盧刻無衡牙字

上有衡牙二字今攷聚珍本有衡牙字孔補注本亦有衡牙字此增衡牙字從通解與戴孔合

立而不跛

喜孫案跛各本作跛舊注云跛一作

注古者婦人任子之禮

立不踣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

喜孫案盧刻任作孕無立不二字無夜則

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上脫生子二字又云任即妊孕亦當作任案下言任子之時經言后妃任成王于身故戴謂此孕亦當作任聚珍本不改孕為任并改下任為孕又增誦詩二字不增夜則二字餘並同孔校增立不

二字餘並仍其舊說各不同先君此校悉依戴氏文集

由此觀之

喜孫案由盧刻作猶孔本亦作猶謹案由猶古通賈誼書正作由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注故白虎通

喜孫案故盧刻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孔本並改作故此改故字蓋同其說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注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責之

喜孫案責之上各本

有而字先君校去之不詳所據何本

趙任藺相如

喜孫案任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安陵任周瞻

周瞻即唐睢形近而訛

喜孫案孔氏補注曰周

寫之誤說與此同足補盧注之闕

注安或為隲

而隲陵君

喜孫案兩隲字盧刻並誤作隱聚珍本孔本並與先君所改合

而昭王復反

喜孫案復反各本作反復先君校定蓋據賈誼書

齊有田單注閔王之子法章也

喜孫案盧刻脫法字先君據史記增與聚珍本孔本合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注欲左左欲右右喜孫案盧刻不叠左右字戴氏文集曰欲左欲

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孔本並用戴說增左右字先君此校蓋同其說

以其所為順於人也喜孫案盧刻所作前順作慎戴氏文集曰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謹案順慎古通賈

誼書正作所作順先君據之校正與戴說正合與聚珍本同

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喜孫案各本無處字此蓋據賈誼書校補

而置屐於壯堂於我足矣注而猶汝也篇末四字注當在此

戴君云喜孫案戴君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孔注亦從戴說移注于此又案篇末注也作矣此改也字或

別有據

靈公造然失容造當從賈誼書作戚聲之誤也喜孫謹案先君知新記云

韓子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聲之轉則造戚亦聲之轉矣孔氏補注曰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詩小明戚與與為韻周官眠瞭鼓鑿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子春讀為造次之造明古音戚與造同也可與先君此條相

發明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喜孫案盧刻作以齊至三字戴氏文集云當作自齊魏至戴校聚珍本云各本

自訛作以脫魏字今從方本及賈誼新書謹案先君據賈誼書校正與戴合

注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

齊喜孫案盧刻注多舛誤先君依戴氏文集校定如此與聚珍本孔本並不同

棲閔王於莒注閔王地也喜孫案盧刻無地字戴氏文集云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

脫地字聚珍本孔本並有地字此校補地字蓋同戴說

燕度地計眾喜孫案度盧刻作支孔本亦作支戴校聚珍本云度各本訛作支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度此

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然而所以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作而今攷賈誼書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而如古通

由得土故也喜孫案各本無故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六庚申補刊

夫聖人之于聖者之外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喜孫案各本脫

聖者至也況十一字先君蓋據賈誼書校補又案注文而猶汝矣四字先君移之於前此處刪去之用戴說也

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 曾子弟一喜孫謹案四五兩卷曾子

幾于篇題之下篇內凡盧注之不合者悉抹之似不專因讎校而然或當日有意校定曾子十篇摘出別行故歟謹案十

篇讎校獨詳今備載當時同校各家之說以相參攷

君子攻其惡喜孫謹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計其失三

求其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省其身三字

可謂學矣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段

亦可謂守業矣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段

君子學必由其業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業必請之五字先君校去

承間顏色而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復白也三字先君校去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雖不說未解不

致此五者而已矣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段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也喜孫案盧刻無也字孔刻亦無也字阮

同聚珍本

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喜孫案秉之下各本無言其可

則為人安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為四字不知係盧注別本耶抑當日有意作注此即自作此節之注耶今

不可得而詳矣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也喜孫案各本無也字聚珍本有之先君

一節

不矜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行自微也之微微猶伺也察也

王念孫案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

學誠案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伺察

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喜孫案此當日同校各家之說先君手錄于簡端今仍之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如探湯十三字先君校去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喜孫謹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忿怒思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八字聚珍本作一朝之忿忘其身凡十一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上曰朝忿忘身疑有脫字戴云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行必思言之 行必思言之謂所行者欲其可以告人也喜孫案言

之下各本有盧注貴其可談言五字先君校去後改注如此

言之必思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可復也凡十一字先君校去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思復可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旁曰戴云當作無

不可復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無不可復

亦可謂慎矣喜孫謹案先君於此分節

從之以行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言不虛四字先君校去又案聚珍本作已言不虛

從之以復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十字先君校去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復宜其類謂言信行果惟義所在也類

宜其年謂積久而不改其節 念孫案復宜其類謂觸類而

廣之也喜孫案各本類下有盧注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十字年下有盧注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十字先君校去而自為注如此

亦可謂外內合矣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道遠日益矣

喜孫案各本無末五字謹案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先君蓋據此文校補又案此五字各本錯簡在下服信弗主上先君據荀子移置於此矣字各本誤作云亦據荀子改阮氏下注亦云云乃矣字之譌

亦不以援人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疾其過而不補也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補猶改也四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復駁之如此謹案聚珍本作補謂文也與此合

飾其美而不伐也飾修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顏淵曰願無伐善七字先君校去而自爲

注如

不說人之過不說人之過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喜孫案盧

注說解說也四字元本無盧刻據程榮本增入其非盧僕射注明矣先君校去此注又復駁之如此

存往者在來者注在猶存也胡珩案在當訓察喜孫案胡氏說與盧注不

同先君手錄於簡端而不抹去盧注蓋兩存之

善則有鄰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德不孤三字先君校去

不盡人之禮此注亦非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通飲食至其忠也十八字先君校去而復駁之

此如

往者不慎也注於物來者不游豫往者無所慎喜孫案各本注首有慎故二字

先君校去謹案先君初校本并於字往者無所慎五字悉刪去而識其上日不慎疑當作不順古字通繼復抹去校語仍存舊注唯去其首

二字謹詳記於此

惠而不儉念孫案儉字疑喜孫案此條先君錄王說於簡端而未下已意

與其倨也寧句中案句或敬字之脫誤念孫案玩與其語

意恐當作句蓋行過乎恭之意非美德也喜孫案此條先君先下已意後載王

說蓋兩存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三

喜

君子亂言弗殖 念孫案亂言而弗殖而字衍或它處錯入

道遠日益云

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

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

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馬本無云

字 劉台拱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即

言字之誤

喜孫案此先君初校云爾後錄劉說於此移補五字於前章此處刪去此五字據荀子也

僉言弗與

馬本靈作僉

喜孫案僉各本作靈戴校聚珍本作靈云靈古陰字各本訛作靈今从方

本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日靈皆未攷釋史

注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

喜孫案此上各本有道遠日益積習之也八字先君既移經文五字

於前則此注無所屬故刪去之

君子不倡流言

喜孫案各本倡作唱戴氏文集日唱當作倡此同其說

多知而無親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無所親行四字先君校去又識其上日無所親行行當作信疑非一時之

筆

多言而慎焉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十六字先君初校改殺爲繁从

戴氏文集校也繼又校去此注

好儉而儻者

懷祖云儉而好儻當作好儉而儻

喜孫案各本作儉而好儻

先君校正復引王說以實之如此

君子不與也注倥塞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十五字先君校去

亟達而無守注亟數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數自達而無所守七字先君校去

好名而無體

珩案體猶實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無容體三字先君校去而以胡氏說

易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三

庚申補刊

忿怒而爲惡

忿怒而爲惡玩注文則本作無惡傳寫者改之

耳戴君同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

而妄怒據後說

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戴校聚珍本作無云各本訛作爲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本繼復注戴君

同三字於旁

蓋與闢合

巷遊而鄉居者乎

台拱案鄉居朱本作鄉飲似長中案上已

有嗜酤酒朱本非也

則無藝矣

喜孫案則各本作卽先君校正謹案高似孫子畧馬總意林並作則此蓋據之校

亦可以勉矣

勉與免同言其不足責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言其過不大也

六字先君校去而節錄盧氏校語易之如此

過而不能改倦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倦傾病人四字先君校去

行而不能遂恥也

注謂不能終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十字先君校去聚珍本孔本作

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

殆於以身近之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十字先君校去聚珍本孔本皆作殆

危也言危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危害于身四字先君校去

殆於以身遠之也殆於以身遠之殆於反之矣

從戴校本喜孫

案遠各本作近遠之也下有盧注近當字誤爲遠反之各本作身之戴校聚珍本改身爲反此從之又刪盧注六字改兩近之爲遠之與孔注阮注不同

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此處故曰字衍

喜孫案各本皆有故

日字先君校去

可以知其術也

術也當作術矣

喜孫案各本皆作術也先君校正此字爲諸家所未及上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三

庚申補刊

同條

其下亦能自彊注謂其身不為喜孫案此下各本有太上謂五帝至五霸假之凡十字先君校

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而誣於善喜孫案誣盧注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譌聚

珍本孔本並作誣此改誣字從戴校也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念孫案其次而能夙絕之次下當有脫

字中案上注以無為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

脫處當是生字念孫案前云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

子夙絕之此處脫生字無疑喜孫案孔氏注亦云次下當有生字

亦殆免于罪矣喜孫案免各本作勉孔本作免云宋本譌勉從元本改蓋改免本蓋據元劉貞廷本與孔校合

又案勉免古通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焉

喜孫案各本四句皆有慮注首句注云常思正也四字云恒謙虛也四字四句注云不忘危也四字總廿五字先君校刪

亦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案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字從

荀子大畧篇補入喜孫案各本無用字家字先君據荀子校補二字乃與下句文法一例

鮮不濟矣注淫大 注淫大朱本作淫汰喜孫案聚珍本孔本俱作大阮注亦引作

大先君於此識朱本異字而未下已意未知何從然義得兩通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禍福唯人宜其慎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

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戒十四字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初校本并去此八字注後又存之

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 愛之使之從荀子補喜孫案各本無

兩之字此從荀子校補為諸家所未及

曾子本孝弟五十 曾子弟二

庫亦弗憑

喜孫案庫宋本作痺盧刻同戴氏文集曰痺當作庫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痺此改痺字與戴孔同

隱不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有隱避不許之也八字先君校去

孝子惡言外焉

惡言外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

云外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爲謂於義始通

又案荀子大略篇亦載此語楊氏注云外猶盡也鄭康成云

外之言漸漸猶消盡也亦一証

喜孫案外焉各本有盧注外且不行四字先君校去又復

駁之如此謹案外之訓漸古人通語白虎通德論釋名皆載此訓楊說確勝盧注

孝子游之

念孫案游疑當作由

喜孫案先君錄王說而未下已意蓋同其說

暴人違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十字舛誤不可通先君校去

以不敢忘其親也

喜孫案此各本有盧注身口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以正致諫注謂卿大夫

喜孫案謂盧刻作諫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謂盧學士文昭曰當作謂字

以力惡食任善

以力惡食惡當作務聲之誤也馬本作任任

善當從上句

喜孫案盧注于任善之上問以注語蓋以任善屬下讀也先君校正不知據何書

不敢臣三德注謂三者之孝

三疑當作王戴君同喜孫案戴氏文集曰

三當作王聚珍本正作王孔本阮本亦皆作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弟三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

不能十六字先君校去復識其上曰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盡力而無禮

案盡力亦當有而字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校補阮本用先君說則與

上文句一例此正有而字

則小人也

喜孫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豈小人而已哉乃犬馬之養十一字先君校去

則不入也 珩案不入字當是小人字之訛此二段與上君子

之孝反對

喜孫案先君引胡氏說而未改正經字蓋存疑也

敬以入其忠

彬案敬以入其忠入當作全

喜孫案此條亦未下已意說同上條

子曰可人也

不可人也

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

喜孫案兩入字盧校

疑入字之譌先君硃識其旁而未改正蓋存疑也聚珍本孔本並作入阮注亦曰人當爲入字之誤也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第四

諭父母於道注親未意

喜孫案於各本作以聚珍本作於孔本作於小戴作於汪暉曾子亦作於先君

校四庫書據汪暉書改於與小戴禮記合○又案注首盧刻有凡言於事四字聚珍本孔本作凡言與事王給事念孫疑

爲凡言事於親未意說各不同先君校去四字未詳據何本

安爲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忠禮將也五字先君校去

可謂能終也

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

喜孫案各本皆作終也

諫而不逆注當柔聲下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念孫案加之字疑中案加字當是如字

之譌又衍一如字之字當乙下當作如此之謂禮終矣彬案

加之二字如此下脫一可字

喜孫案先君於既下已意之後復引朱說于下於經文則抹去

加之二字疑後改從朱說或兩存之亦不可知

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

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

喜孫案此

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曾子曰有愛而敬

此句有脫文

喜孫案各本皆如是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中陟仲反

喜孫案孔注亦云中

去聲與此合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

庚申補刊

孝子無私樂 彬案孝子無私樂樂上脫憂字喜孫案先君錄朱說而未下已

意未改經字
蓋存疑也

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為人父之事五字先君校去

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養猶隱也喜孫案也各本作之先君校正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正以使之以弟道七字先君校去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珩案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

云小大由之耳喜孫案各本皆如是孔氏注曰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

正傳曰其必與之獸先君錄胡氏說而未下已意蓋存疑也故不刪盧注劉逢祿案胡兄似是而非孔補注致致確

辱事不齒 筠案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

恥為是 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春秋傳臧孫辰曰

急病國語王孫雄曰危事不齒是也喜孫案此条先引朱說後下已意蓋用鄭君之

例至以危事不齒為確不可易之解阮氏注釋丁小雅說實則先君之說也唯所引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九字當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之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第六

行之則行也 彬案行之則行也下行字疑是仁字喜孫案各本作行先

君殊勒行字之旁載朱說于簡端繼又抹朱說蓋存疑也孔注阮注謂下行去聲

天下無道故若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且自如也四字先君校去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或猶惑也四字先君校去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句絕 明字疑喜孫案羣書治要明字作不聞二字

阮氏注釋亦以行之為句蓋本於此又案羣書治要改明為不聞則行之字下屬為句矣故阮氏駁之曰此是魏徵刪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水非水不流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皇清經解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行則為人負 人負之人疑當作之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筠案杖乃材之譌喜孫案此条各本有盧注言行

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十四字先君校去而錄朱說於上蓋因其說又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貧則常也義不可無八字先君校去

君子視外如歸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注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喜孫案各本盧

注此下尚有其從父兄弟則不為魁也十字先君校去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君子有盛教如愚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又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

十四字先君校去

恥不知而又不問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友也十字先君校去

是謂窮民也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有知焉謂之友注曾友之也喜孫案曾各本作曰戴氏文集云曰當作曾字形脫誤此改曾字蓋

用其說

庸孰能親汝乎注庸用也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有孰誰也三字先君校去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弟七

不懷厚祿 懷馬作博喜孫案宋本作博元本亦作博盧本作懷戴校聚珍本作懷孔本亦作懷皆據

永樂大典也謹案文選揚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阮本亦作懷

凍餓而守仁注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注其功守之義 中

案馬本謂其守也四字誤作正文此下其功守之義亦注文

之誤無疑 台拱案功守二字不辭此句蓋注文蒙上以解

義字而誤作正文喜孫案宋本兩注並誤入正文盧本聚珍本則上注訂正下注仍誤入正文孔本阮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本並定為盧注與先君此校合

雖獨也吾弗親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

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

與處者必賢於我 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疑全是正

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註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喜孫案各本皆

以此三十七字為注文阮氏本用先君說移入正文其釋曰

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

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

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為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

曾子竊去畧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曾子正文也呂覽

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不能

改易如此之多又可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文明矣謹案先

君此条得阮氏此說愈覺証據確鑿故附錄之又案獨字之

旁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此說而取友喜孫案此說二字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

君弗為也 上仁字盧刻作畏念孫案固不難三字與上下

不屬當有脫誤中案此畏字當是仁字以形譌位又以聲譌

畏言無道之世仁智不容於人君子非不能枉道以苟免但

有所不為耳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仁云各本訛作畏今從

盧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

而懷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又案先君於

此畫為一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喜孫案先君畫為一節

手足不撿四支不被注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慤慤耳詩曰行有

外人尚或瑾之 戴云詩云行有外人尚或瑾之此十字亦

注文故不注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喜

皇清經解卷之四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孔本並以此二
十一字為注文盧刻則以上十一字為正文其誤顯然盧校訂上
案宋本元本并以上十一字為正文其誤顯然盧校訂上
十一字為注則此十字乃訂定之未盡者耳戴說可據說苑
說叢篇所載
尤為明証

有士者之羞也 盧校云當作有士者 順文作有士者正通

不必改作土字 說苑說叢篇作土橫道而偃四支不揜非

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土云各本訛作

先君始駁盧校繼又引說苑証盧校蓋非一時之筆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 是故二字衍 喜孫案各本皆有是故二
字先君校去不識所據何
本

舜唯以得之也 中案唯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馬本

正作以仁得之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唯仁云仁各本訛作

以戴孔說以下脫仁字者先君說據馬驢釋史也阮氏注釋誤
為王侍郎說蓋傳聞之誤附訂于此

貨粟之富也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

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於干
首陽二十一字先君校去

以歿其身盧刻歿作役 戴云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証喜

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歿云各本訛
作役今從方本孔本亦作歿附攷盧本正作役阮氏注釋云
盧本改歿非也
附舉正於此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弟八

不通患而出危邑 邑馬作色 念孫案通當作遇 喜孫案聚

避色作邑云各本避訛作通邑訛作色今從方本孔本亦作
避作邑阮本則作通作邑謹案先君識馬本異文引王說疑
通為遇而未下已
意今亦未敢附會

國有道則突若人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喜孫案各本兩節皆有盧注上句注云詩

云鵲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凡十一字下句注云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凡八字先君校去

夫有世義者哉 念孫案此句疑喜孫案此条先君載王說而未下已意

恭者不入 台拱案恭者不入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喜孫案此

條先君載劉說而未下已意亦未校去盧注益兩存之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弟九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中案盡當作益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益云各本訛

作盡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本作盡云大典作益阮本作益云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盡先君校作益與聚珍本阮本合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喜孫案盧刻無可字先君校補謹案聚珍本有可字云各

本脫可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本亦有可字云可字宋本脫從大典增阮本亦有可字謹案羣書治要引此正有可字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貸它得反喜孫案孔注亦音貢聚珍本作賦 永樂大典改也羣書

治要亦作賦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吳馬總意林作戲王侍郎以為賦字之訛各說不同先君不破字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云長竹丈切謂已身之長故曰

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

長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注作如身之長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哺疾子

也喜孫案盧刻欲作敬受作愛盧校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愛作受疑當作欲之受謹案聚珍本作欲人之受孔本亦

作欲人之受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念孫案與來二字疑喜孫案

王說而未下已意今亦不敢附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弟十 此篇疑非曾子本書喜孫案

君此語必自有說今不可知

皇清經解 卷之四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尾庚申補刊

離而聞之云乎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十字先君校去

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台拱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

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以此云各本作此以今從承樂大典本阮氏

注釋曰大戴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先君錄劉說而不下已意蓋從其說

地之所生下首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凡十字先君校去

下首之謂方注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蹄也其道曰方

注蹄字一本作諦今白虎通無此語

學誠案注蹄字作諦

為近劉熙釋名地亦言諦五土所生莫不信諦是也

喜孫案聚珍本

孔本皆作諦

方曰幽圓曰明

喜孫案幽下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謹案文選

字先君蓋據之校正阮氏注釋本刪而字用先君說也

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

喜孫案金水上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注施賦也

喜孫案含氣上各本有而字先君蓋據淮南子天文訓校去又

案注賦字盧刻疊作施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聚珍本孔本並作施賦也此改賦也蓋同其說又案注賦也各本有化體生三字先君校去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此條語致精與易大傳埒

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

喜孫案各本無由字先君校補謹案篇末複此句有由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從盧刻作靜

學誠案靜字疑當作正字

於義較明

喜孫案高安本作從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從先君改從字而附張說於簡端疑不用其說

交則電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自仲春至仲春陰陽交泰故雷電也十四字先君校去

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在雨溫煖如湯

喜孫案湯盧刻作陽聚珍本孔本俱作湯此改湯字

與之合戴氏文集曰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為倮匈而生也 盧刻作而後生也 台拱案朱本無後

字當從之 喜孫案各本皆有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龜龍麟鳳所謂四靈八字先君校去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學誠案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

二語 喜孫案注云龜龍為陰風火為陽不釋麟鳳明所見本無麟鳳云云也永樂大典本多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

止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校從之非

此皆陰陽之際也 際馬作濟無也字

所以役於聖人也 盧校云一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馬本

同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云各本訛作役聖人之精也今從方本孔本同云從元本改阮本亦同皆未攷釋史然先君識馬本異文而

不校改正文則馬本未可遽從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台拱案宗當作

定出注又案朱本宗作索

喜孫案宗戴校聚珍本作索云各本訛作宗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本

從高安本作索阮注亦讀宗為察謹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正作

察劉因注云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疑為定字亦是一說故先君錄之簡端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察猶利也

喜孫案先君硃識利字之旁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

今攷聚珍本孔本俱作別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申出五牲而詳之 盧刻無牲字

念孫案諸侯之祭下宜有牲字

喜孫案聚珍本有牲字孔本亦有牲字云從朱本增阮本

亦有牲字

是有五牲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此之

王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謂以下總結上文喜孫案此先君自爲注語諸侯之祭牲牛下日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右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

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

經述本豈樊宗師與視亡目一卷攷其書已見於大戴

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

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

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

庸者益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

人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

戴參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晁公武讀書

志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

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昔帝顓頊之道存乎喜孫案昔盧刻作黃戴校聚珍本作昔云各本作黃鄭注學記曰昔黃帝顓頊之道

疏云今檢大戴禮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同或後人足黃字耳孔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據鄭注也先

君據疏校與戴同

師尚父奉書而入喜孫案各本尚父下有亦端冕三字學記疏云師尚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

先君益據之校去三字戴校聚珍本并師尚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齊三日不幾若王奉書

而入乎於此見先君校勘之精

王行折而東面喜孫案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疏曰云西折而南東面者大戴禮唯云折而東

面此南字亦鄭所加先公益據之校去四字與戴校聚珍本合

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 各本作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中案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

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 喜孫謹案學記疏曰大戴禮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凶兩書語鑿然不同各本乃改同瑞書非也先

君據學記疏校正又引荀子則非戴所見及逢祿案下以強

亡敬正廢世行常為韻吉滅古不韻也此校改致確

不敬則不正 喜孫案上不字各本作弗先君據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喜孫案仁不仁各本互誤先君據

注十百世謂子孫 喜孫案十百世盧刻作於百姓戴氏文集云

而為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

世也聚珍本孔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必傾其世 喜孫案各本作惕若恐懼

惕然若懼 先君蓋據學記正義校正

安樂必戒 喜孫案戒各本作敬先君校正

口生咥注可不慎乎 喜孫案盧注此本各本有咥咥言也

恭則壽注雖夜解息 喜孫案息盧刻作怠戴氏文集曰怠當作

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孔本並作息先君

校正此字與戴孔同

履屨之銘曰 喜孫案各本作履履戴氏文集曰當作履履屨不

本並作履屨前文於履屨為銘焉

注論慎履亦財不匱也 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喜孫案盧

福作勞戴氏文集曰履當作履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

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聚珍本作履作福孔

本作履仍作勞先君

校正二字蓋同戴說

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喜孫案各本此下有也字先君校去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夫強乎武哉注言下國信蒙其福

喜孫案福各本作富戴氏文集曰富當作福先君校正此

字與戴說合戴校聚珍本仍作富孔本亦作富謹案富福古通

或以義賦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有寵傳或為龍敷

先生難之注云先生者猶難之

注一本作先猶有難之

喜孫案此

條亦見戴氏文集聚珍本孔本皆作先生猶有難之

是故不妄

喜孫案妄各本作忘聚珍從方本作妄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是言偃之行也注言偃吳人也

喜孫案吳各本作魯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聚珍本孔本

仍作魯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文集合

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注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

也

喜孫案盧刻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為其德廣厚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言未至未及者為皆作謂先君校正此條與戴孔合

賜得則願聞之也

疑當作則願得聞之也

喜孫案孔本無則字云從大典刪先

君校正乙此一字遠勝孔說矣

其行如何注晉侯彪也祁侯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羊舌職之子

喜孫案各本脫彪字脫之父字脫大夫羊舌字

侯彪也祁侯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此校從之聚珍本同

惟羊舌大夫以下作羊舌肸羊舌職之子

蓋柳下惠之行也注食采於柳下

喜孫案采盧刻作榮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注離騷曰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

優游

喜孫案盧刻離騷曰下衍火滋曰三字介山下衍封字分報大三字誤作輟號火三字德之下脫優游字先君

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孔本合

五帝德第六十二

皇清經解卷之四十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黃黼黻衣

喜孫案黃下各本衍帝字戴氏文集曰帝字衍孔注亦曰帝疑衍字聚珍本刪帝字云各本衍帝字今據

後文訂正此刪帝字蓋同其說

淳化鳥獸昆虫

喜孫案各本作故教化淳鳥獸昆虫史記作淳化鳥獸昆虫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校

聚珍本云淳化各本作故教化淳今從方本及史記

莫不砥礪

喜孫案各本作莫不砥礪史記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砥礪屠本朱本聚珍本孔本並作砥礪先君校正

二字與司馬貞所引合

知民之隱

喜孫案隱各本作急戴氏文集曰袁氏本急作憲義當作隱聚珍本從高安本作隱孔本從宋本作憲先

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陶漁事親

盧校云屠本作漁別本竝作家

家蓋稼字之脫

屠本以意改耳

喜孫案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稼孔本亦作稼聚珍本作漁先君校正此字與御覽所引合

山戎北發

喜孫案各本作北山戎發史記索隱云山戎少一北字北發是北方國名先君乙此北字則不須補

帝繫第六十二

產喬極喬極

喜孫案各本作喬極極古今人表作僑極先君校正作喬未詳所據何本

及產象

喜孫案各本作及象產敖盧校云疑當作及產象敖先君識其上曰祭法疏引正作產象敖繼又校去敖字蓋

非一時之筆謹案戴氏文集亦引祭法正義而曰敖字之衍久矣聚珍本亦曰敖衍字先君所校與戴合

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不疊西陵氏三字先君此校與聚珍本所據方本合

娶于滕隍氏滕隍氏之子

喜孫案各本作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孔本從楚辭章句改作滕隍氏滕

隍氏奔戴校聚珍本則據路史注改作滕奔氏世本作滕潰各說不同先君蓋亦據楚詞章句校與孔校合惟校去奔氏

為孔所未及不詳所據何本

產卷章卷章

喜孫按各本作老童先君蓋據史記校

吳回產陸終

喜孫案吳回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陸終娶于鬼方氏

喜孫案陸終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熊

喜孫案各本作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戴氏文集日各本什多作什與史

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此譌為內熊謹案路史注引此云附祖產穴熊先君此校與戴合與聚珍本同惟付作附祖下刪

氏字為異

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熊渠有子三人

喜孫案各本作九世

至于渠婁熊出自熊渠有子三人戴氏文集日楚自鬻熊九世至熊渠此于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熊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謹案聚珍本作季連之裔孫鬻熊九世至于渠與戴氏文集不

合此蓋據戴氏文集校正

其季之名為疵

喜孫案疵各本作疵史記世家日少子執疵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亦與

戴氏文集合

衛是也 韓是也 彭是也 鄭是也 邾是也 楚是也

喜孫

案六是字各本皆作氏戴氏文集日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誤也孔氏注云氏是也世本作是案觀禮太

史是右注云古氏是為氏漢書地理志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字通用謹案古者氏是通用先君據世本校正此與戴說合又案先君子楚是也下畫為一節

皆有天下

喜孫案皆上各本有而字記檀弓正義及詩生民正義引皆無而字先君蓋據之校去此字

上妃有邵氏之女曰姜原氏

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

氏生契

喜孫案各本兩女字下各有也字兩生字並作產詩生民正義記檀弓正義引此並無也字產並作生先

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詩正義兩生字上各有而字記正義無之又記正義上妃作長妃詩正義作上妃與此同先君蓋參攷校

正

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掌儀生摯

喜孫

案各本作次妃日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日陬氏產帝摯詩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氏之女日常儀生摯檀弓正義鋒作豐姬作陬下無訾字儀作宜聚珍本從詩正義先君初校亦從之繼又據記正義改鋒為豐改姬為陬刪訾字唯儀字從詩正義不改作宜字謹案陳鋒作陳豐與漢書合孔本亦作陳豐

是書經

卷八

王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散宜氏三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三字先君校補與

合之

娶于帝堯帝堯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帝堯二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二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喜孫案各本皆疊有莘氏三字唯元本不疊盧刻亦不疊聚珍本孔本皆

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喜孫案盧刻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各本皆疊先君校補三字與

聚珍本孔本合

勸學第六十四

槁暴不復挺者喜孫案各本作枯暴荀子作雖有槁暴戴校聚珍本作槁云各本訛作枯今從方本及荀子先

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怠教忘身喜孫案各本作殆教亡身荀子作怠慢忘身戴校聚珍本從方本作怠教忘身戴氏文集曰亡字當從荀

子作忘先君據荀子改怠改忘與聚珍本合

行岐塗者不至喜孫按岐各本作歧戴校聚珍本作歧云他本作歧今從方本孔本亦作歧謹按荀子作衢道

先君校改岐字不詳所據何本

豈有不聞哉喜孫按各本聞作至朱本作聞聚珍本作聞謹按荀子正作聞先君蓋據之校正

其流行庠下喜孫按庠各本作庠戴氏文集曰庠下當作庠下聚珍本孔本皆作庠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弱約微通似察喜孫按微各本作危戴校聚珍本作微云各本訛作危今從方本及荀子謹案荀子云淖約微

達先君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注量必平喜孫按各本作必出量必平戴氏文集曰必出量當作以注量聚珍本作以注云各本訛作必出荀

子作主說苑作至今從方本謹按荀子作主量揚倬注云主讀為注先君據此校正與戴說合

必以東似意喜孫按東下各本衍西字戴校聚珍本無西字云各本衍西字今從荀子及說苑謹按荀子云其萬

折也必東似志先君據此校去西字與戴合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有善勿專注專謂自納于已喜孫按謂盧刻作為聚珍本孔本皆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進是利而除是害喜孫按進上害下各本有兩而字先君校去

量之無狡民之辭注猶言無害也喜孫按猶各本作恆戴氏文集曰恆當作猶聚珍本作猶

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若此則身安譽至喜孫按若盧刻作言戴校聚珍本云若各本訛作言今從方本亦作若先君校正此字與

戴升合

故天下積也注積謂歸湊也喜孫按謂各本作為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調說者情之道也注言調說者喜孫按經注兩說字各本皆作悅先君校正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注則民說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言調說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詳以失之注伴為漏失喜孫按伴為漏失盧刻作詳為陋失戴氏文集曰詳即伴陋當作漏聲之譌別

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聚珍本作詳為漏失孔本作詳為陋失先君校正此條蓋用戴文集說

故佚於取人喜孫按於各本作諸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于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佚於治事注郭象曰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于用臣也喜孫按親

各本作日臣字各本無莊子天道篇注作親且有臣字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喜孫按各本失作佚先君校正謹按失佚古通用

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喜孫按盧刻謂作為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注性謂仁義禮智之等情謂

喜怒愛惡之屬喜孫按注兩謂字各本並作為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二字與聚珍本合謹按為謂古通

絀統塞耳喜孫按絀各本作統聚珍本孔本从玉篇作戴元劉貞廷本作絀先君蓋據劉本校

注令不惑視聽喜孫按令不聚珍本作令不惑視聽先君校正此二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字與戴氏文集合又按聰戴集聚珍本並作聰

紉莊子為鞋黃也

喜孫按紉盧刻作紉聚珍本孔本作紉先君校正

則人君以黃紉充耳

喜孫按紉盧刻作紉聚珍本孔本作紉先君校正

然毛王之徒以為石飾玉

喜孫按各本晚之字為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

雖行必鄰矣注鄰吝

喜孫按各本吝作鄰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又聚珍本鄰作遴

盛德第六十六

則飾明堂也

喜孫按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則飾朝聘之禮也注則君臣之位失

喜孫按位字各本作義先君據小戴禮記經解校正

明夫婦之義也注享謂享婦

喜孫按謂盧刻作為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以順天地

喜孫按順各本作慎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謹按慎順古通

治國之要也

喜孫按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民必志

喜孫按必宋本作必盧刻亦作心聚珍本孔本作必謹按元劉貞廷本作必先君蓋據之校正

司徒之官以成德注天道發施

喜孫按道字盧刻作性聚珍本孔本並作道先君校正此字與

聚珍本孔本合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喜孫按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然其由或始于此也

喜孫按由盧刻作猶先君校正與聚珍本

孔本合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聰

喜孫按盧本孔本作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聰先君校補有字校去一

字而字與聚珍本合

其外名曰辟雍

喜孫按各本作外水曰辟雍先君校補其字校正名字

堂高三丈

喜孫按丈各本作尺元本作丈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丈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東西九仞

喜孫按仞盧刻作筵聚珍本亦作筵孔本作仞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仞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皇清經解

卷八 禮記 注板貢大戴禮記正誤 巳庚申補刊

九室十二堂

喜孫按異義引此四堂十二室先君初校從之繼復仍其舊文謹記于此

室四戶八牖

喜孫按八字各本作戶二二字牖下各本有其字先君校正

揖朝出其南門注正朝儀之位

喜孫按各本無儀字先君據周禮校與戴文集合

千乘第六十八

執事正也

喜孫按正各本作政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從方本作正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謹按正政古通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

喜孫按盧刻無家字高安本有家字聚珍本從方本亦有字先君校補此字與朱

合本

大曰講 講當作媾

喜孫按講古音媾見唐韵正古者同音假借講媾二字恆通假戴校聚珍本云講當作媾或古通用孔補注云講讀曰媾

先君破其讀而不改正其字以此

故年穀順成

喜孫按順各本作不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聚珍本從方本作順先君

校正此字 蓋用其說

虞戴德第七十

君已聞之

喜孫按已各本作以楊氏先聖大訓作已聚珍本從之先君校正此字與大訓合謹按以已古通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

喜孫按到倒古通先君初校作倒後又仍其舊文以此聚珍本作倒

率天而祖地

喜孫按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按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乃升諸侯之教士

喜孫按盧刻疊諸侯字聚珍本從方本刪去孔本亦刪去謹按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乃升

諸侯之教士先君校去 下諸侯字與御覽合

人事曰樂

喜孫按各本脫樂字聚珍本從方本增先君校補此字與之合

誥志第七十一

物乃歲具生于東

喜孫案具各本作俱先君校正

在國統民而恕

民咸廢惡而進良

而民咸盡力

喜孫案三而字盧刻

俱作如孔本同聚珍本從方本俱作而謹案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生亥貢大戴禮記正誤

聖夷申補刊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用有六徵

喜孫按徵盧刻作微元劉貞廷本作徵聚珍本孔本並作徵先君校正與之合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喜孫案荒各本作寧周書作荒先君蓋據之校正與戴氏文集合

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猶隱顯也

喜孫案猶盧刻作位孔本作謂聚珍本作猶先

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志殷而深

喜孫案盧刻而為如深為濬孔本亦作如濬盧僕射注曰濬蓋深字聚珍本作而深注作深蓋深也先君

校正與之合

曰日益者也注言日就益

喜孫案益各本作也聚珍本作益先君校正與之合

好臨人以色

喜孫案各本作如戴氏文集曰如當從逸周書作好聚珍本作好云各本訛作如今從方本及逸周

書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其貌固姬注姬以耽色下人

姬盧刻並作嘔

戴君云篇內

嘔字竝姬字之訛

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姬云各本訛作嘔生同今從方

本謹案逸周書作媚先君校嘔為姬蓋同戴說

設之以物而速決驚之以卒而度料

喜孫案各本設作執速作邀決驚作驚決戴氏文集

曰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即設之譌邀數義同為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為敬之聚珍本作決驚云決字各本訛在驚字下今從方本孔本亦同

先君校正決驚字與聚珍本孔本合校正設字速字與戴氏文集合

合

不素而性辨

喜孫案素各本作學戴氏文集曰逸周作不文當作不素聚珍本作素云各本訛作學今從方本先

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

喜孫案而字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作一而不可變先君據之校正

此字與聚珍本合

存志不能守銅

注言正慎諾于人

正文銅當作固注言正

慎諾于人有誤字喜孫案聚珍本正文作固云各本作錮今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曰志不能固先君校

正此字蓋據此注正字聚珍本孔本皆作止

自順而不讓喜孫案順各本作慎聚珍本從方本作順逸周書曰自順而弗讓先君蓋據之校正

曰妒誣者也注謂妒賢誣善喜孫案妒上各本有始字注同戴氏文集曰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

即妒之譌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譌致衍聚珍本無始字云從方本孔注云始字疑與妒相似而衍先君校去此字與

戴孔合

徵清而能發注謂攻發幽蹟也喜孫案謂盧刻作為聚珍本孔本並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

合謹案謂為古通

華而誣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案逸周書正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謹案而如古通

以其見占其隱注案其陽察其陰喜孫案陰各本作隱戴氏文集曰隱當作陰袁氏本作應

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為隱聚珍本孔本並作陰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初氣生物喜孫案各本生作主聚珍本作生云從方本孔本作生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又按盧刻正作主孔校

云生宋本調主從盧本改蓋偶失檢附正於此

注謂物在於胞胎喜孫案謂盧刻作為孔本作與聚珍本作謂謹案謂為與三字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

珍本合

欲色嫗然以偷喜孫案嫗各本作嘔聚珍本作嫗云從方本先君校此與之合詳見前

纍然以靜喜孫案各本以作而先君校正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故之疑當作改之中字句絕喜孫案周書正

作改之先君蓋據之校正

五曰民生則有霽有陽喜孫案各本作五曰生民有霽陽七字先君校正為九字

人多隱其情喜孫案人下各本有有字戴氏文集曰有字衍聚珍本無有字云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正無有字先

君蓋據之校正

皇清經解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昌庚申補刊

飾其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以賴於物四字先君校去

以攻其名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推前恃忠府喜孫案恃各本作惡戴氏文集曰據注惡疑恃之譌聚珍本作恃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謂有詢議之攻其所不知者喜孫案議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聚珍

本作議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自執而不讓喜孫案執各本作讓戴氏文集曰據注順疑執字譌耳聚珍本作執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合

注及其所不知也喜孫案各本知下有正字戴氏文集曰正字疑衍聚珍本無正字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合

素動人以言注謂先徧習之喜孫案各本謂作爲徧習之當作謂先徧習之聚珍本作謂先徧習之孔本作謂先徧習之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合

習之聚珍本作謂先徧習之孔本作謂先徧習之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合

假道而自順用之喜孫案假各本作有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假先君據周書校正此字與戴合

廉言以爲氣注以見俠氣自然

喜孫案俠各本作俠戴氏文集曰俠當作俠聚珍本作俠先君

校正此字與戴合

矯厲以爲勇

喜孫案矯各本作驕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矯厲聚珍本作矯厲先君校正此字蓋同其說注

同

內恐外誇

喜孫案誇宋本作悻元本作悻聚珍本從元本作悻孔本從宋本作悻盧刻亦作悻謹案逸周書作誇先

君蓋據之校正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外誇

亟稱其說

喜孫案各本亟作敬稱作再戴氏文集曰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先君據周書校正二字與戴合

乞言勞醉

喜孫案醉同聲假借

陰行以取名注陰行謂竊求諸人也

喜孫案盧刻作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戴氏文集曰次

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行其亡如其存注謂奉先君

喜孫案謂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與之合

喜怒哀之而度晰曰有守者也

喜孫案各本而作如曰作日無有字者字先君校正如此與聚珍本

所據方本合謹案逸周書云喜怒哀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合志而同方

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亦作而先君據之校正

其人人甚俞

俞當作愉

喜孫案周書云其人甚愉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注於練焉壞廟

將納新神

喜孫案各本無廟字將字先君據穀梁傳及注校補與聚珍本合戴

氏文集曰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

鄭元士虞禮注曰

喜孫案各本禮下有記字聚珍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先君校正

從者皆元服注錯易其次尤非宜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邪字聚珍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君及祝再拜興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祝下擯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脯醢陳於房中注房東房也

喜孫案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

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諸侯饗廟第七十三

君曰諾遂入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雍人拭羊注拭挽

喜孫案挽盧刻作挽戴氏文集曰挽當作挽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血流于前乃降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有司亦北面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小辨第七十四

其可乎注小辨謂小辨給也

喜孫按謂各本作為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作

猶不可既也

喜孫按猶各本作由先君校正謹按由猶古通

君其習可乎

喜孫按君上各本有其字聚珍本無之先君校去此字與聚珍本合

內思畢心曰知中

喜孫按心各本訛作必聚珍本從方本作心孔本亦作心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用兵第七十五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或云蚩尤古之諸侯矣耳

喜孫按各本或字在諸侯

下先君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

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中按蜂蠆挾螫而

生句見害而校句此以喻人生有欲不能去兵耳注謬甚

喜孫

按螫下盧注云如蜂蠆之挾毒也八字害下盧注謂黃帝殺之於涿鹿之野十字也下盧注止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者也十二字先君悉校去謹按先君所定句讀與孔氏注合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

塞嗣武孫武子中案此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藝莪

喜孫案久矣下

盧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卜六字先君校去謹案餌也久也子也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用一韵則必通爲一詩矣中二句特偶同蓼莪耳

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

喜孫案盧刻羸作羸聚珍本孔本作羸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羸先君校正

此字與之合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離散莫能相養

喜孫案注文盧刻作雖

曰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聚珍本作雖親莫能相養孔本作雖諸夏莫能相養先君校定如此蓋同戴文集說

攝提失方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杓相直

喜孫案杓各本作應戴氏文集曰應疑杓

字之譌聚珍本作杓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孟陬無紀

喜孫按孟陬各本作鄒大漢書云孟陬無記史記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先君校正二字蓋據漢書也

注或陬聲誤爲鄒也

喜孫案陬各本作深戴氏文集曰深當作陬聚珍本作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不告朔於諸侯注周禮太史職曰

喜孫案史各本作師先君據周禮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

聚珍本合孔本亦合

頒告朔於邦國

喜孫案盧刻無告字先君據周禮校補與聚珍本孔本並合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

喜

案注文周書下各本無曰力爭則力政六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

聚珍本有此六字孔本有曰字先君校補六字與聚珍本合

交伐于中國注此周所服四海

喜孫案服各本作伏下同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

作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下文其夏之所服同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

喜孫案國數各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孔本並作國數

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少閒第七十六

同名同位曰同等

喜孫案位各本作食戴氏文集曰別本食作位義長今攷朱本作位先君校正此字與朱

本合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閒

喜孫案百各本作有聚珍本作百云各本訛作有今從方本先君校

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謹按注云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則當作百無疑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小者注遠大之謀緣近小

始喜孫案注始字盧刻作治戴氏文集曰治當作始聚珍本孔本並作始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昔堯取人以狀

喜孫案以盧刻作民高安本聚珍本孔本並作以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以先君校正此字

與之合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渠搜貢露犬

喜孫按露盧刻作虛戴氏文集

曰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勳犬勳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聚珍本孔本並作露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乃有周昌 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 周人以諱事神孔子

為周之臣子而敢斥其大祖之名乎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煩煩如繁諸乎注煩煩眾也如繁諸喜孫案注煩煩盧刻脫一煩字諸字盧刻作者孔本

與盧刻同先君校補煩字校正諸字與聚珍本合

而君財之喜孫案盧刻作君如財之孔本同聚珍本作君而財之云從方本先君校正而字與聚珍本同又乙君字

于而字下未詳所據何本

發而用之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作而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而如古通

禍福相生注言識其並興喜孫案注識字盧刻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孔本並作識先

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而以聞觀也喜孫案各本作如以觀聞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而作而以聞觀也先君校正而

字又乙聞觀二字與戴合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喜孫案各本無下四字先君用盧校說補戴校聚珍本孔本補臣恐其足四字與注

不合且不足可云恐足不可云恐也不若盧校之核

注所謂可不也喜孫案所盧刻作可聚珍本孔本並作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可不即可否也不否古

通

民亦如之喜孫案民各本作穀戴氏文集曰穀當作民聚珍本作民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孔注則以為

政之誤

上失政大及人畜穀喜孫案人上各本有小字戴氏文集曰小字衍聚珍本無小字云從方本先君校去

此字與之合孔注則移小字於人字之下

疆藪未虧喜孫案藪各本作藪戴氏文集曰藪當作藪聚珍本作藪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朝事第七十七

諸臣之五等之命喜孫按命字上各本脫之字衍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凡十八字

即上文重出于此聚珍本據周禮訂正先君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合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是庚申補刊

各如其命之數

以上典瑞職文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樊纓十有二就

喜孫案二各本作再觀禮注引作二先君據之校正

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觀禮注校正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喜孫案各本無下二句先君據周禮校補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合

致饗既

喜孫案既上盧刻有饗宋本同戴校聚珍本刪之云既即餽字各本于既上又加餽字非也今據永樂大典本刪孔本亦從永樂大典刪餽字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及大客之儀

喜孫案儀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義當作儀聚珍本據周禮改作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古

人儀只作義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為義

殷眺以除邦國之慝

喜孫案各本除作成慝作貳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當從周禮

作以除邦國之慝

致禴以補諸侯之災

喜孫案禴各本作會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周知天下之政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投壺第七十八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喜孫案奇盧刻作其先君據小戴禮記校正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戴氏文集

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

喜孫案請盧刻作諸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孔本則

據儀禮經傳通解增請字於諸字之上

皆跪奉觥曰賜灌

喜孫案觥各本作觚先君校正

勝者跪曰敬養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正爵既行請徹焉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矢八分

喜孫案矢盧刻作籌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

喜孫案大各本作泰先君校正又按大射下各本衍干一張侯參之日今日大射十

一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合聚珍本據方本無此十一字

中獲既置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壺腹修五寸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既獲卒莫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拾聲歆挾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若是者有常爵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公冠第七十九

說苑修文篇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

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

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詞四加而後退公冠自為主卿

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

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士同於祖廟曰合月

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王而冠古

之通禮也

其餘皆與公同也注謂迎賓升阼之等

喜孫案謂盧刻作為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合

公元端與皮弁皆鞞注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喜孫案各本頸作經無革

帶二字戴氏文集曰徑當作頸肩下脫革帶二字先君校正頸字校補二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朝服素鞞注諸侯之朝服

喜孫案注朝字盧刻無戴氏文集曰服上脫朝字先君用其說校補與聚

皇清經解

卷八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珍本合孔本改之字為朝字

無樂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喜孫案盧刻無之家二字無也字先君據

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皆元端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其疇幣朱錦采四馬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其慶也同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一百一十一字

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

遠于年 年說苑作佞當從之聲轉之誤也

惠於財注及時而施

喜孫案盧刻以注四字為上嗇于時句注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聚珍本而作

惠

欽順仲春之吉日

喜孫案春各本作夏注云古者冠以仲春則正文必作春一證也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

記云欽順仲春之吉辰則孝昭冠辭實作仲春二證也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則孝昭之冠時實是春而非夏三證也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普遵大道之郊域

喜孫案各本作遵並大道郊或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古普字止作並古域字止作或

推遠冲孺之幼志

喜孫案冲孺各本作稚免先君據博物記校正

肅勤高祖之清廟

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博物記校補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

喜孫案各本作靡不息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息即惠之形誤又脫蒙字耳

凡三百四十七字

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較孔本所題多七字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注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

喜孫案謂盧刻作為先君校正與聚珍本

孔本合

人莫違焉

喜孫案盧刻作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孔本亦作莫違先君校正二字與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二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庚申補刊

戴孔合聚珍本作資始云從永樂大典訂定他本
多改作莫違者非則戴氏文集之說似未為定論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

十有六精通

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蓋據說苑校正

陰以陽化

喜孫案各本此上有辰故二字聚珍本作是故先君校去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

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校正蓋據說苑

八者維綱也

喜孫案綱各本作剛戴氏文集曰剛當作綱孔氏注曰剛假借以為綱字聚珍本作綱云從方本先

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以一治之也

喜孫案各本脫一字先君據喪服四制校補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治上脫一字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喜孫案杖宋本作扶盧刻因之先君據小戴禮記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孔

合本

面垢而已

喜孫案各本垢作詬先君據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合

不百里而犇喪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

喜孫案盧刻經作經戴氏文集曰袁氏本經作

經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孔本作故經戒見星

所以正婦德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喪父長子不取

喜孫案父各本作婦先君蓋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

喪父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又經傳通解校正何休公羊傳注曰喪父長女不娶

無教戒也則何休所見本作婦與朱子所見本異

盜竊為其反義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為一節

易本命第八十一

注易說曰

喜孫案說下各本衍卦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二

注按貢大戴禮記正誤

三庚申補刊

太初者氣之始也喜孫案各本無也字先君據乾鑿度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氣之始下脫也

字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禽獸之名雖有飛

走之異其義亦通也喜孫案各本以所包作所以苟無義字不疊禽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

惟其義二字作實字戴氏文集曰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與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是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注然亦有本而生之也喜孫案各本然作言本作生先君校正與

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有生當作有本是也

與月盛虛注月虧于天喜孫案盧刻月上衍日字虧作屬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日

月屬于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譌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喜孫案悍各本作捍聚珍本從方本作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盧文弨攷證

曾子立事篇補則不改矣盧云上文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

當云不改當作補則不復矣信注太過遂不難改正文以

從之亦已甚矣喜孫案先君自為說已見前立事篇茲復駁盧說如此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盧云擾乃攪字之訛服

虔注揚雄賦云攪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

阻字則當為攪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攪形近易訛也喜

案此條先君未下已意而于攪字以殊園識之蓋從其說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終

杭州姚禮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三

曾子目錄

曾子立事第一

元案曾子曰省其身者也此篇所言皆脩身之事宋高氏似孫王氏應麟所據篇目皆爲脩身今本作立事者大戴本與高王所見本不同也茲仍大戴舊題又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書入于雜記之中識之以別于他篇也今以大戴所收曾子爲據故標題仍冠曾子二字

曾子本孝第二

曾子立孝第三

曾子大孝第四

曾子事父母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六

曾子制言中第七

曾子制言下第八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天員第十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官保元著

曾子立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許慎讀森若
曾參之參晉灼讀參爲宋昌參乘之參音近義同曾子
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
授之業作孝經立事者曾子弟子所題篇名此篇皆論
博學篤行慎言遠患善義忠信事君父敬師長交朋友
教子弟之事不爲空言高論惟以實事立訓故曰立事

大戴禮記第四十九今爲曾子第一

釋曰高似孫子畧
王應麟漢書藝文

志考證並引曾子首篇作修身與今異者大戴篇目與
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所林
反晉灼又讀爲參乘之參初三反者古音相近不假分
別所林初三二反皆取三人同與之義參星亦以三星

相連得名晉灼所讀見高氏子畧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襲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作孝經見史記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注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求其過注

盧僕射辨云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注不能者難學之事彊勉彊也去私欲從義公也故學無私黨

不是其所能攻所不能釋曰大戴官人篇君子愛日以學及時

以行注孔檢討廣森云學如不及唯日不足元謂及時及少壯

時也釋曰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知少壯時者本篇云三十四

十之間而無執則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注學者患求高名而畏避難能

之事故君子苟知義之所在雖難必勉強行之若事易行而可

立虛名者君子不為也釋曰孔檢討云辟音避元案日旦就業

注曲禮曰所習必有業釋曰文選閣本作難者勿辟日旦就業

自省注省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釋曰省訓思以殛

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注思將終身行之君子路終身誦之是也

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注曲禮曰請業則起曾子問王

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撫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

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

日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

也難是以敢問此承閒復問之義也釋曰王言見君子既學之

也大戴記首篇二庚申補刊

患其不博也注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知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篇第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智惟孔子可稱為魯釋曰博訓本許氏說文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注曾子自省曰傳不習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記曰視

博習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注盧僕射云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釋曰周髀日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曰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日本國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曾子作既習之患其不知也今從之今各本皆作無知也羣書治要又作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此唐初古本今亦從之今本皆作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注致致密也釋曰致訓本禮器鄭氏注君子博學而孱守之注孱進也曾子美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曰曾子守約釋曰說文孱進也進小乃博之反若訓謹義與此遠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戴微言而篤行之注篤厚也孔子曰篤行之釋曰篤訓本爾雅孔子曰篤行之本中庸徐幹中論貴驗篇行欲先人言欲後人注盧僕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釋曰羣書治要作兩欲字今本皆作兩必字君子終

身守此悒悒注悒悒不安也釋曰悒訓本說文行無求數有

名事無求數有成注盧僕射云數猶促速元謂行無避難急名

之心不求促速而自有名事無徇私欲速之心不求促速而自

有成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曾子曰君子功先成而名隨

之釋曰曾子言見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注揚之

謂揚其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秉執也秉

之謂執其成詩曰誰秉國成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釋曰秉訓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注憚憚勞

心也釋曰憚與恒通詩齊風曰勞心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注

微幽也盧僕射曰殄亦絕也元謂人有小學微善皆知而稱之

釋曰爾雅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注微匿也善行可

秉故願人知釋曰爾雅人不知苟吾自知也注孔檢討云屈原

曰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元謂孔子曰人不知而不

愠又曰不病人人之不己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盧僕射

云勿勿猶勉勉釋曰禮記祭義勿勿乎鄭注云勿勿猶勉勉也

交勉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勉勿通也說文勿以

趣民故遠稱勿勿是勉勉趣遠同有勿勿之義制言中篇曰無

相背而適相成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注與及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釋曰與訓本儀禮士昏禮鄭氏注孔檢討云與音豫

善訓惡以惡訓不善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注疑禍辱及身善

不得與不善及己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注恐為人所辱詬

也詬罵也釋曰羣書治要惡作難今不從詬訓為罵者左嗜欲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三

阮宮保曾子注釋

四

庚申補刊

思恥忿怒思患注徇嗜欲者必得恥縱忿怒者必及患孔子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注戰戰恐

也曾子誦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戰戰訓本毛傳君子

慮勝氣注以思慮勝其血氣也盧僕射云君子有三戒思而後

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注行此事必可以言之於世言之必

思復之注盧僕射云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

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

敝釋曰文子語見左襄二十五年覆訓見論語孔注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注覆行若有

偏敝則悔其前言矣亦可謂慎矣注緇衣孔子曰故言必慮其

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注從之復

行無偏敝復宜其類注宜讀若詩宜爾子孫宜其家人類謂朋

類卽信言行之人孝經引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宜其年

注年謂久遠可行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先王言行傳今久矣君子言行信今傳後亦如之

釋曰閣本年作言案盧注此引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閣本誤也亦可謂外內

合矣注行內言外孔子曰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君子疑則不言

未問則不言注疑者闕之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未問不言者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

發釋曰荀子大略篇襲此訛作未問則不立兩問則不行其難者注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故待問者如有兩問亦不先以難者彊之

行釋曰攻木撞鐘二義本禮記學記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注流

者無根源之謂若管叔流言於國釋曰無根源義本荀子致仕篇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

楊倞禍之所由生白蠡蠡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注蠡銳細也孔

檢討云夙早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豪末不札將

尋斧柯釋曰蠡訓本說文漢書食貨志曰古之治天下至蠡至

生也生且蠡蠡也是故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

之能也注秦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反是則媚嫉以惡己

雖不能亦不以援人注援引也已雖不能望人能之反是則引

人同入於不能忌人之長恐形己短釋曰援訓君子好人之爲

善而弗趣也注盧僕射曰不促速之元謂恐其畏難反退故曰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釋曰盧僕射曰二句本大戴記惡人之爲不善

而弗疾也注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顯加人以小

人之名又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徒疾之太甚者必激爲亂釋曰

書郭太傳注引鄭君康成論語注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

疾之已甚是益使爲亂也案此有鑒於漢末黨禍爲言唐宋明

之禍疾其過而不補也注疾其過者君子自病其過也王編修

引之云補讀爲遂遂古文繡字形相近之訛也賈誼過秦論曰

始皇遂過而不變釋曰盧注云補謂改也此語與下補則不改

此意又與上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相背又此句而字爲反

轉與下句而不伐也而字例同故元謂此二句乃君子自治之

力與篇首君子攻其惡求其過二其字屬君子已身而言之例

同朱學士筠謂補猶文也此訓無據王說較確繡字說文古文

飾其美而不伐也注檀弓曾子有盡飾之道禮器曰禮飾回增

美質有功曰伐故自美其功曰伐釋曰左莊二十八年伐則不

益補則不改矣注自稱其美則無進益自遂其過則不改悔顏

子曰願無伐善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釋曰盧學士文昭謂此句當作補則

不復矣亦誤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注盧僕射云謂

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注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

釋曰釋說為解說孔注謂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為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取義太深非曾子本

意也訓說為述義本釋名又案盧注而成人之美注孔子曰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釋曰羣書治要有而字今本皆無存往者在來者注

盧僕射云在猶存也孔檢討云存在皆察也察人往行來行知

其過改否釋曰存在訓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

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注與許也有常無變更也盧僕射

云德不孤釋曰與訓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

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注孔檢討云雖冀人為善之心無窮然

其人止有小德一善者亦不責難求備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

人之禮注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來

者不豫往者不慎也注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者之事不

能豫立由於不知戒慎往事故孔子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釋曰

孔子言見儒行戴校從方本改慎作慎非是去之不謗注去友不毀去國不怨就之

不賂注不以利交不以祿仕亦可謂忠矣忠於君友即夫子

貫行忠恕之道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注難舒諂縱乃恭安遜寬

之過也尚儉者罕能惠也欲惠于人不能儉也徑如句股之弦

也釋曰周禮野廬氏掌縣之橫行徑踰者徑亦有直義但路之

方正者必迂遠若如句股取弦之邪直為徑則速捷故鄭氏

注日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各本皆作亦可謂知矣君子入

舊校云知一作無私閣本作無私矣義長今從之君子入

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注盧僕射云諱國諱禁國禁孔檢討云故獻子譏於具敖孟氏問於麋鹿釋曰具敖見晉語九及左桓六年不服

華色之服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皆有采色不貴質也華

者奢僭之服故曾子寢疾咳大夫華簣易之乃歿孝經曰非先

王之法服不敢服釋曰知華為奢僭引檀弓以證之者以下奢僭知之不稱懼惕之言注

懼惕危厲也言其國之隱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釋曰包咸論語注曰危厲也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

句注句義見考工記孔檢討云過於矩為倨不及矩為句元謂

倨者僭之過也如朱紘繡黼丹朱中衣皆華色之服奢而倨也

釋曰孔檢討云句音鉤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注徒稱懼惕之言其國不

信反致禍患曾子曰人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釋曰自故日至

言也三句相連上二句冒華色之服為言下一君子終日言不

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注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釋曰羣書治要罪下君子亂言而弗殖注殖生長也釋曰殖訓

有矣字各本皆無八年杜注弗神言弗致也注盧僕射云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元

謂致如送詣也釋曰致訓本說文春秋成九年道遠日益云注

云乃矣字之誤荀子襲此語作矣楊倞云為道久遠自日有所

益曾子疾病篇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其言日

益義與此同釋曰各本皆有云字馬繡繹史引此妄刪眾信弗

主靈言弗與注盧僕射云僉議所同不為主元謂位非君卿不

當主眾信極知鬼神曰靈與讀如百工與居之與釋曰靈戴從

注靈義本逸周書諡法人言不信不和注孔檢討云和讀唱和

解與讀見考工記音豫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之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注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折如折

獄之折窮折人之辭也釋曰孔子言見緇衣流游古字通借不陳人以其所能注

陳列也多列所能示人也釋曰陳訓見玉篇言必有主行必有法注有

主有法如曾子主法孔子親人必有方注方猶常也有子曰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釋曰方訓本集解引多知而無親注孔檢

討云知所知也言汎愛衆而不能親師釋曰荀子大畧篇襲之博

學而無方注方猶常也博學而無常則徒博無主法矣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注好學雖多遷徙無定用心躁也君子多

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注知人雖多所親必擇學執雖博所行

必算算選也撰也會哲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曰算字與選撰

傳車丞相傳竝引論語作斗筭之人何足選詩不可選也傳訓

為數亦算義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後鄭讀為算故論語三子

之撰釋曰亦為選擇學術之義與此同也多言而慎焉注多言者壯而論議老而教

誨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注博學於文不能約之以禮則為

無行之人矣故君子通儒以為深戒給謂捷給躁於進者不能

讓將為小人小人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思得之既得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釋曰給訓本仲尼燕居鄭注好直而徑儉

而好儉者君子不與也注孔檢討云徑即徑字元謂徑弦邪直

也儉室塞不通也過儉者不通禮曾子曰國儉則示之以禮釋

史記上林賦徑陵赴儉徑字从人孔所本也朱高安本作儉各

本作倥倥字書無此字蓋盧注倥室也之訓後因爛脫而顛倒

之史記高祖本紀贊救倥莫若以忠倥字之義可見矣曾子國儉

之語見檀弓王給事念孫云當作好儉而倥今字倒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

者君子不與也注夸張布也忍人謂忍於害人釋曰夸訓本漢書司馬相如傳

注郭亟達而無守注盧僕射云亟數也元謂慕通達者不能守

禮其敝也廢事而奢鄙釋曰孔云亟急也急於求通達元案此

故不從其說不能守禮之義過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

敝若晉人清言誤國是也好名而無體注好虛名而無實踐之

行釋曰說文禮履也大孝篇曰忿怒而為惡釋曰忿怒而無惡足

恭而口聖注足恭以足便辟為恭容也口聖自言聖也詩曰具

曰予聖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釋

足義本論語孔注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注無常位無方無

定也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為仁矣注孔子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泥

之小道篤膠也固也釋曰說文能木獸名以其堅強故稱能

古注讀能為耐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鄭注讀耐為能也

爾雅篤膠固也各本皆作巧言令色能小行惟開本作巧言

而無能開本是也各本蓋有缺漏之字校者臆以令色二字

補之耳開本作難為仁矣論語曾子曰難與並為仁矣詞例

與此同各本皆作於仁於乃為形近之訛又嗜酤酒好謳歌巷

案舊讀皆以篤字連下四字斷句其義難通嗜酤酒好謳歌巷

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注酤買也盧僕射云尚書大傳曰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

上遊飲也釋曰詩小雅無酒酤我箋云酤買也淮南汜論訓云

典云六十以上遊飲即小戴記王制所云膳飲從於出入不時

遊可也周禮司醕云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也出入不時

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注安於簡易樂於暴戾懼之而不恐說

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

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注畏於鬼神恭於君卿則吾無由知之

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執則無執矣注執六執禮樂射御書數

也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孔子以詩

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書禮樂射御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今三

十四十之間無執則學不能及矣無執者不能學周禮威儀不

能通詩歌鍾律不能閑習射御不識六書形聲不明九章算數

釋曰執字說文本作執艸云皆後人所加無藝 閣本兩作五

無執執之訛也即無執子畧意林竝作則無執今據改爲則五

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注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 釋曰舊本脫則無聞三字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畧

聞矣是讀聞 閣本皆有之聞去聲朱子論語集注作則不

爲平聲矣 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注勉讀爲免

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以勉爲免古字可互借也可免者言不足

責 釋曰 閣本作免者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注詩書禮樂

諸藝文皆當諷誦古今爲學之道當論議 釋曰荀子大畧篇襲

議 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注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

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

釋曰孔子之言荀 少稱不弟焉民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

禮焉罪也注孔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注倦罷也遂達也固謂鄙固 釋曰罷音疲

訓本月令鄭注固訓本京公 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注

問鄭注倦 殿本改作倦 曾子制言篇曰闇惑終世是窮民也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注矯詐僞

也 釋曰矯訓本漢書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注稱道人言加以虛

飾無益而厚受祿竊也注不能辭富居貧尸位受厚祿是竊矣

釋曰元本程本 殿本皆作厚受祿晏子雜篇下亦有厚受祿

語盧校本作食厚祿非也荀子大畧篇襲此云無益而厚受之

皇清經解 卷八 阮宮保曾子注釋 上 庚申補刊

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注。煩讀爲忿。煩言忿爭。

之言春秋左氏傳曰。嘖有煩言。賊殘賊也。釋曰。煩忿一聲之轉。故本孝篇曰。煩言不

及于己。大孝篇曰。忿言不及于己。又人言不善而不違。注。盧僕

射云。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注。雖非心說其言而近於說之說。

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注。殆讀如顛。子殆庶幾之殆。孔檢討云。

殆幾也。元謂說其言非身爲不善。然近於爲不善。釋曰。盧注訓

之。已正。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注。近於爲不善。則將身爲不

善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注。孔檢討云。蕙畏難也。

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注。不

說其言。非身爲不善也。然近於爲不善。近於爲不善。則將身爲

不善矣。釋曰。盧僕射注。謂次節近字當作遠字。非也。孔檢討仍

不善矣。讀爲近字是也。蓋兩節以身近之皆屬之不善者。爲言

非屬之言。善言不善之人也。戴庶常校改近之爲遠之。身之爲

反之皆非。是次節近身二字亦同是一意。而畧分淺深。若改近

爲遠。則身字終難再改。故曰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也。注。浮於外。如孟子察人眸子瞭眊。釋曰。浮韓詩外傳。故曰

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

流。可以知其術也。注。占若卜也。流謂言流於口。詩曰。巧言如流。

盧僕射曰。術。心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

以知其人矣。注。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觀其

不誣也。注。盧僕射云。愠。亂也。王給事念孫云。誣讀爲輕。字形近

而訛也。文王官人之義也。釋曰。人喜則意態輕浮。故文王

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注。孔子曰。居處不浮

飲食不滯釋曰孔子利之而觀其能讓也注樂記曰見利而讓

義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注諡法外內用情曰貞故樂正子春母

死五日不食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曰諡本

法解樂正子居約而觀其不營也注約不惑亂乃為安貧釋曰諡本

春事見檀弓注約不惑亂乃為安貧釋曰諡本

亂也注文王官人煩亂之而志不營注營猶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

注擾煩也臨懼以下皆文王官人之法乃人與觀人者適處之

境非觀人者故設之境釋曰宋本作動元本作勤元本義長擾

據刪擾訓本說文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

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注孔檢討云言君子之

屏去不善無所勉強於心色之間是人所難能也色也也字衍

丁教授杰云也色二字易訛誤者正也為色而又衍也字釋曰

治要身勿為下有可字從之今本皆無之治要又無色釋曰

也下八字心下無思字此蓋魏徵刪節本文不可從太上樂

善其次安之注盧僕射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其下亦能自彊也

注勉強為善釋曰羣書治要有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注中庸曰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論語

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愚者從弱者畏注愚者徒從不能為弱

者欲為而畏難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誣

說彊不為善孔檢討云彊讀屈彊之彊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

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注孔檢討云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

也貳而改之猶無過也釋曰羣書治要絕之下能改下無兩也

云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此處脫生字無疑

元案曾子文法有以而字直接上文者如而上而無常位是也故

生字亦未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鄂

敢遽增

鄂行身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注殞歿也鄂與鄂通借鄂言相逆

也勉讀爲免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孝經

孔子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羣書治要作傾社稷今本傾

戰上無兩以字今本皆有以字說文無謬字羣書治要悞悞上戰

選注皆相逆之義故曰言相逆韓詩外傳曰願爲鄂鄂之臣史

記趙世家所引不誤今本作謬誤也鄭氏坊記注云子於父母

尚和順不用鄂鄂釋文本又作謬謬俗字也漢書韋賢傳作鄂

義見前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注孔檢討云由

古通以爲猶字元謂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爲政釋曰作孝于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注王給

事云勿慮都凡也猶言大凡釋曰王訓見廣事父可以事君事

兄可以事長師注長謂公卿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孝經曰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釋曰闕本作長師是使子猶

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注孔檢討云承承也左傳曰請承嗣

讀爲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謁除也可

以子視之元謂司臣司事於外者釋曰說文承从丞省大戴朝

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傳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彤

日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墨子尚賢

上篇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能取朋友者亦能取

之借也司訓本說文闕本承作臣非是所予從政者矣注子讀如與所予從政謂家臣也賜與其宮室

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注孝經

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宮室指妻子所處而

言釋曰荀子大畧篇襲此文曰賜子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

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楊倞云宮室妻子也孔

檢討云此與字與上子字互誤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

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

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注立立名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淫大也元謂栗懼也濟成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論語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釋曰栗與慄通爾雅曰懼也左僖廿年傳以人從欲鮮濟杜注濟成也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注家國皆同其理不爽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又治也元謂四封四境也孝經天子

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保其社稷卿大夫之孝守其宗廟士之孝守其祭祀庶人之孝謹身節用此曾子臨事而栗之道釋曰孔云勝平聲羣書治要又下損之下勝下皆有也字今本皆無之又羣書治要大夫下無士字栗作慄今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注盧僕射云不形於面元謂父貴嚴使而勿貌也注盧僕射云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注導以道謂教子以通藝制行勿強謂不責善曾子子曾元曾申皆賢曾申受春秋於左邱明受詩於子夏釋曰以下三句荀子大畧篇襲之春秋說本劉向詩說本經典敘錄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禧禧朋友切切注宮中室內也外門外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禧禧悅也切切言相切直也釋曰雍肅訓本爾雅禧訓本說文論語此未得切切之義元謂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為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義得之蓋切者以刀刊物使正之義也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三終
遠者以貌近者以情注不賢能之友當遠者賢能之友當近者
孔檢討云所疏尚文所親尚質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
注能賢能也立賢能之友而友之也會子曰以友輔仁苟無失
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注賢能之友無失所守即可與終身為
友此守約之道

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釋曰舊校本記云凡一千七百六十六字其與今字數不合者傳寫有衍脫

也孔本比舊校多二十七字元今校定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三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潘聘之新校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四

學海堂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本孝注本孝者取此篇首句之義名篇此篇論孝
以忠為本也大戴禮記第五十今為曾子弟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注事父母以忠實為本不以虛飾干
譽且事親事君事長交友皆貴忠故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
也中夫四德者矣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君子之道四吾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慍慍爾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謂一貫者事君親處世皆以此忠恕行之此聖賢讀書立身之實行曾子學於孔子者也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行事也一讀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壹壹專也皆也孔子之道皆以忠恕行之孔子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專務實行非但學識與告曾子之一貫無異釋曰孔子許曾子四德之言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忠恕違道不遠見禮記中庸篇引之者欲明曾子所言一貫忠恕之道即中庸孔子所言豪無區別故聖賢之道在乎庸非有獨傳之心法言下之大悟也合觀孝經論語中庸曾子其平易近人誠實力行之道可見無事高論矣論語一貫乃孔子曰吾道皆以此行之門人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所謂忠恕即中庸之忠恕也故孔子又告子貢曰賜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觀此則一貫之當訓爲皆行其義更顯告子貢與

告曾子非有二義也若以孔子之道萬殊皆本於一曾子默悟而貫通之此理實入於禪且又何解於子貢之一貫也訓貫爲行事者爾雅釋詁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並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論語仍舊貫比義尤近也一與壹義通故兩字經史子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畧左昭廿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於一壹二字通借之處經史子中不可勝舉矣

孝子

不登高不履危庠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注盧僕射云敬父母

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孔檢討云庠卑也弗憑卑者不臨

深也元謂不苟笑者君子樂然後笑訾不思稱意也釋曰庠宋本訛作瘠

引論語樂然後笑者用曲禮鄭注義也訾訓本說文隱不命注張惠言云在隱幽之處不

以言命恐惑衆人臨不指注如登城不指車中不指故不在尤

之中也注有尤必辱親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不苟

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孝子惡言死焉注死

之言溲滅也釋曰荀子大畧篇襲曾子此言曰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楊倞注云鄭康成曰死之言漸漸謂消盡也

死之訓漸漢人通語白虎通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為死且不行非是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注

美言善言也釋曰善與美同義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注煩

讀為忿煩言忿爭之言禮記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釋

讀煩為忿者小戴記云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故孝子之事親也居

易以俟命不與儉行以徵幸注臧鏞堂云儉讀為險古字通也

元謂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興起也險傾危也徵要也

此禮記中庸孔子之言曾子即以為事親之道釋曰臧云明程榮本作不與儉

行以徵幸儉與險通左襄廿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為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困學紀聞

卷五引作不與險行以徵俟命險三解皆本中庸鄭注與訓本爾雅微訓本左昭二年杜注孝子游之暴

人違之注王給事云游讀由元謂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思

不出其位違之謂興險微幸釋曰游由通借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

憂也注奉君師親使出門不以疑惑貽父母之憂釋曰戰國秦策及史記甘茂列傳劉向新序竝載曾某殺人曾母投杼之事皆諸

子設言而不顧有背於道讀曾子此言可知彼之偽也險塗隘

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注盧僕射曰身者親

之枝也可不敬乎元謂曾子曰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

以守宗廟釋曰曾子言見呂氏春秋孝行覽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

專也注肆遂也會子養曾督徹酒肉必請所與況使人敢專乎

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孝釋曰肆訓本小爾雅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

道注盧僕射云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元謂論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

也注孝經曰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率者子率己之朋友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君子者盧僕射云謂卿大夫元謂孝

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謂正道釋曰盧注謂字今

弓學士之孝也以德從命注德命則從非德亦諫荀子曰孝子

所以不從命者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

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

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

信誠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釋曰見荀子宥坐篇

惡食注孔檢討云惡食言養以甘美自食其惡者也元謂孝經

曰庶人之孝任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任善不

敢臣三德注任善用賢也盧僕射云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

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

注義輔謂諫也盧僕射云諭於道釋曰宋本無子有之高安本

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注孝經曰

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

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釋曰閣本作祭則列之以敬敬孔本作祭祀則莅之以敬

凡二百三十四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二百三十四字

曾子立孝注此用篇首立孝二字為名大戴禮記第五

十一今為曾子弟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注忠則無偽故能愛

禮以行愛故能敬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敬為孝之要道釋

羣書治要有兩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

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

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注忠

恕相因此言忠即恕道也即孔子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君子道

四某未能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此義也戴吉

士曰順讀若訓假借字也釋曰閣本及宋元本作順盧校本

改非盧之舊也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亦故與父言言畜子

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

與臣言言事君注順亦讀若訓盧僕射曰士相見禮曰與君言

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

父兄與眾言言慈祥與莅官者言言忠信也釋曰今儀禮文慈

敖繼公據此注以儀禮為衍字非也古人引經每多損益字句未可遽據以相刪補順字義見上

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注忠則必愛有

禮故敬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

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經曰愛敬盡於

事親又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釋曰莊閣本作恭羣書治要

改之或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注不義則諫義則聽從也孔檢討

云微諫幾諫也釋曰羣書治要無而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

孝矣注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誠而不偽是以家室和平無

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孟子云兄弟無故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孝經曰明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以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釋曰文選嵇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爲孝矣咎災訓本說文

人也注小人愚民也入納也敬而不忠則不能納諫於親孔檢

討云敬而未安是色莊也釋曰說文曰入內也內與納同是故羣書治要力下有而字今本無

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注將猶送也入亦納也釋曰將訓飲本爾雅

食移味居處溫愉注移之言羨也溫柔也愉樂也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問有餘必曰有曾子養曾皙常以晫晫是以曾皙眉

壽孔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釋曰移羨訓本禮記郊特牲鄭注酒肉語出孟子眉壽語出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

言溫柔愉樂訓皆本爾雅孔子言見禮記祭義著心於此濟其志也注張惠言云志謂

忠與禮也元謂飲食居處未可盡孝道然處心於此亦可以成

其忠禮之志也丁教授云著之言處也釋曰著訓本樂記樂著大始鄭注釋文著直畧

反處昌呂反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注此曾子

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人當爲入字之誤也入納也謂納

忠諫於親也臧鏞堂云親本可納諫此吾不能先諭親於道之

過也若不可納此吾忠敬不足動親之罪也元謂辭者自以爲

辭釋曰可入也自是曾子引孔子之言以證己言入忠孝之義各宋本皆訛爲人字戴校殿本以爲入字是也然未可徑

改故改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注詩衛風凱風之

三章此七子自引罪以爲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

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注詩小雅小宛之三章舍釋也自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四 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釋其過則親任之矣孔檢討云不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釋曰舍釋每相通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

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注盧僕射云孝經日以孝事君

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元謂此下皆曾子之言長謂公卿子曰出

則事公卿人則事父兄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注

中庸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又曰知

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壹

孝壹弟可謂知終矣注壹無貳心也專也知終謂知其終身釋曰

立事篇末曰亦可與終身矣義與此同羣書治要故下無日字

今本皆有又弟弟作悌弟今不從之又今本作一孝一弟羣書

治要作壹孝壹弟壹字義長當是後人改爲一字左傳文三年

與人之壹也杜預注云壹無貳心禮記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鄭氏注壹是專行是也

凡三百二十七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下有新別

舊本多二字疑子曰二字衍文元謂

未可遽從今定爲三百二十七字

曾子大孝注此篇論孝以尊親爲大義本孝經兼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而言當時學者奉爲法言故小戴記呂

覽皆綴緝成書祭義及孝行覽多從此篇采出大戴禮

記弟五十二今爲曾子弟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注尊親者孝子

之至莫大乎尊親如大舜以天下養周公嚴父以配天士大夫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辱者不恥其親不災其身

養者謂養志釋曰曾子言學與孝不敢及天子諸侯之事然孝

經受業備聞孔子之教故篇中大孝及塞天地衡

四海博施備物皆兼天子諸侯爲言今故引孟子孝經之義以

證之也不辱蓋亦兼親與已身而言小戴記作弗辱知養爲養

是皆經解

阮官保曾子注釋

志者下文曾子不敢自居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

於孝故知與直養有別 注鄭司農云公明儀曾子弟子

釋曰此用小戴鄭注小戴經文作夫子可以為孝乎

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

道 注盧僕射云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承

而奉之元謂諭猶諫也

釋曰以道小戴作於道宋汪晫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道盧注凡言於

事戴校本改為凡言與事王給事疑為當作凡言事於今皆

不從宋本敬而奉之今本或作承而奉之諭諫訓本廣雅

參

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注言特養口體不敢居三者之孝然孟

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釋曰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 注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皆

易致禍害受刑罰毀傷身體辱及其親故孟子曰事孰為大事

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高誘云莅臨也杜欽云不孝則事

君不忠莅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班固云大辱加於身支

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孔子曰我戰則克鄭司農云遂成也

釋曰小戴記身者上別出曾子曰三字又身者作身也者行親

作行父母居處上無故字災及乎身作裁及於親禮記釋文本

又作裁及於身大戴舊校本亦云身一作親宋本或作災及其

身又五者不遂呂覽作五行不遂呂氏春秋孝行覽信作篤高

誘曰篤信也及乎身亦作及於親注引高誘說者呂覽注也杜

欽說者漢書杜欽傳疏中語即本曾子也班固說者白虎通喪

服篇也孔子言見禮器鄭司農說見小戴注呂覽故烹熟鮮香

高注亦同陣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

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 注烹烹內熟熟穀鮮讀為羶肉氣也香

穀氣也

釋曰小戴作烹熟羶羶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

文羶義屬肉香義屬穀固宜分別郊特牲鄭

注讀羶羶為馨香義各有取也進小戴作薦

君子之所謂孝者

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注立身行道尊親

揚名故國人皆稱願之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

兄弟之言釋曰小戴無皆字焉字作然字也下有已字鄭氏小戴記注讀然為而非也然乃焉音近假借字禮記檀

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論語昇界不得其死然皆焉字之借也民之本教曰孝注盧僕射云孝

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釋曰民小戴作衆其行之曰養注

盧僕射曰謂致衣食省安否釋曰小戴無之字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

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注安寧也卒終也孝經曰

終於立身又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釋曰小戴及呂覽皆無久為難以下七字大戴舊校

云慎一作順呂覽作敬又終也小戴作終矣訓安為寧者漢書揚雄傳云孝莫大於寧親師古注云寧安也訓卒為終本爾雅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思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注此皆指孝而言古人讀字若分緩急其義即殊

仁此宜此中此信此體此行此彊此皆于本字分緩急聲而異

其音者也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中讀如億則屢中之中

信此之信讀如不我信今之信孔穎達云順從孝道則身和樂

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釋曰古人不分四聲惟分緩急音分緩急其意即殊故此七言義禮既別為宜

體二音則知其餘音亦必不同矣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

者本禮記中庸鄭注信讀如不我信今者詩邶擊鼓鄭箋信不

改義而讀與洵相韻知古人亦分兩聲也又小戴仁者上無夫

字體此小戴呂覽並作履此忠行二句小戴無之反呂覽作逆

生作下皆有也字中戴本作忠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注仁義

非孔穎達說本小戴記正義忠信禮行彊皆本乎孝故曰大經無此句夫孝置之而塞於

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盧僕射云置猶立也衡猶橫也元謂

是書經解 卷之百零四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孝經曰孝弟之至光於四海光猶橫也釋曰小戴於夫孝上多會子曰三字衡作溥元

按大戴是也置有立義詩南頌那置我執鼓置讀曰植植立也論語置其杖漢石經置作植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此采去解孝經之光為橫者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皆作橫被四表孝經又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字為橫義無疑古枕橫橫皆有橫而充之之義戴東原吉士厯舉光橫相通之字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注盧僕射云言常行也尚遺孝經此句也

元謂無一日不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

周禮職方氏所服四海也盧僕射云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也釋曰四海之數周禮職方氏小戴明堂位爾雅釋地各有不同盧僕射大戴記用兵篇注謂職方為周所服之數明堂為來朝之數爾雅為夏所服之數雖無據尚為近理而盧氏於此篇注言九夷八蠻七戎六

狄數又不同更無據孝有三大孝不匱注盧僕射云詩云孝子今據職方氏注此

不匱永錫爾類也元謂匱竭也釋曰匱訓中孝用勞注鄭司農本詩毛傳

云勞猶功也釋曰勞功本小戴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鄭注盧注沿用之

矣注孔檢討云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注孔檢討云大夫士之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注孔檢討云庶人之孝元謂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

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釋曰此注據小戴思字補其意也小戴慈愛為弟一句博施為

弟三句與此相反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釋曰愛宋別本訛為受父母愛之喜而弗忘唐石經禮記作嘉而不忘石經誤喜而不忘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忘不可從孟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忠盡本會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與此亦有異同而

相成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鄭司農云順而諫之盧僕射云當

柔聲下氣也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注孝子

祀親必哀故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

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

以迎來哀以送往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加之如此謂加

既終之禮於三孝也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孝子

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釋曰小戴作父母

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小戴義遜於此盧氏注謂哀為樂正子

三年之服祀為春秋之祭非是會子終身之言見內則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注樂正子春曾子

弟子春秋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

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釋曰小戴無傷瘳二字口覽無其字傷瘳作瘳而謂樂正子為

會子弟子者本小戴檀弓鄭注公羊傳見昭十九年言加損皆

得宜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

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注聞諸

夫子夫子孔子釋曰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

之足瘳矣又重疊善如爾之問也六字呂覽作善曰天之所生

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注

盧僕射云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元謂

生之歸之皆指性行而言釋曰呂覽歸之下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注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釋曰引論語泰伯

下多不損其形四字可謂全矣作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四 阮宮保曾子注釋 士

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注虧損也頃讀為跬聲近假借也跬一

舉足也

釋曰小戴於體字下多不辱其身四字又作頃步而弗

敢忘孝也無夫字無矣字色下多也字呂覽作君子無

行咫尺而忘之予忘孝道是以憂訓虧為損者義本說文讀頃

為跬者本鄭氏祭義注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

作頃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也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

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

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注徑步邪赴險也司馬相

如賦曰徑峻赴險孔檢討云浮行水上日游潛行水中曰泳呂

覽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

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

矣盧僕射云殆危也釋曰徑與游對言人徑之非路徑實字也

故引上林賦以明其義小戴鄭司農注此

亦曰徑步邪疾趨也盧注引行不由徑非是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

親則可謂孝矣注忿恨怒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釋曰忿訓本玉篇小戴一作壹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

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憂作

羞曾子言見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注非孝者暴天地生物之仁違王者用

物之義周禮山虞曰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王制曰豺祭獸

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盧僕射云夫子孔子釋曰此

八字小戴在孝有三之前謂也之後

凡六百八十二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新別二小

八字案草木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謂也下疑大戴

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

不與前文相屬元今

曾子事父母注此篇論幾諫及事兄使弟之道大戴禮

記弟五十三今爲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盧僕射云單居離曾子

弟子也

釋曰單居離事不見於他書

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

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注親中道則子從不

中道則子諫諫而親不用則親行之不中道如由己致之代親

受過更思復諫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

也注孝經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強諫

而不從不善諫也亦非孝道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

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注盧僕射曰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

柔聲以諫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元謂達善者但達善

道于親而不敢強爭強辨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

注諫親者但求因諫而親免於過若謂由己之諫使不賢之親

轉爲賢人則是揚親過而自立名大亂之道孝子無私憂無私

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注

孝子唯知有親故憂樂相同孟子曰舜五十而慕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巧變者若舜在牀

琴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釋曰孟子言見萬章今本皆脫無私憂三字丁教授云方正學遜志齋集讀曾

子篇引此有二字今據以補此然則宋本曾子明初尚未亡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

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子之道也注坐如祭尸之

位立如致齋之時皆莊敬也上問下曰訊齊色整齊顏色也成

人謂學有成立之人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

釋曰訊訓本公羊僖十年何休學齊色之義本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又案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

錄出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八字正錄曾子而刪其下文又失刪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爲丈夫誤矣舊校云一本無

者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注

爲己所表望

釋曰孔云尊事通解作尊視

兄事之不遺其言注盧僕射云奉

其所令元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言

釋曰兄本是兄

非比他人而兄事之曷爲言兄事蓋古人讀字每有緩急之別

兄讀爲緩聲則爲況故自虎通曰兄況也釋名曰兄荒也荒大

也詩大雅倉兄填兮職兄斯引皆讀爲況兄之行若中道則兄

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

孔極討云孟子曰中也養不中元謂養容也

釋曰廣雅容養飾也容養聲轉義同說文容字不但从谷谷亦當爲聲古音東冬屋沃每相關通故詩車攻以同韻調常棣以戎韻務是其驗也爾雅東風謂之谷風谷讀若容容養也老子谷神不死谷字卽容之假借字

故河上公訓爲養此古義也

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

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注內謂家室外謂朝廷

交游越之謂揚其過於外也

釋曰爾雅釋言曰越揚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

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注盧僕射云謂冠娶也弟之行

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注盧僕射曰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

不中道則兄事之注兄讀兄弟之兄兄事之者亦如事兄之道

養之也中養不中賢兄之道也

釋曰此非兄而兄事之故急讀如本字

誦事兄之

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注誦猶屈也誦事兄之道於弟猶不可

化則舍之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

釋曰誦屈舍釋古義皆相同洪說本

禮記學記鄭注學記曰雖舍之可也鄭注云舍之須後鄭言曾暫釋之以俟其後非決棄之此義是也盧注怒罰之非是

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注孔極討云自亦由也言

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
獸釋曰閣本飲食以齒注盧僕射云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

事不齒注勞苦之事先代長者卑賤之事不推長者釋曰丁教授云吳語

危事不齒意與此同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之道孔注曰不以齒長辭辱事非也注勞苦句見荀子修身篇執觴

觚杯豆而不醉注洪震煊云觴觚飲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實之曰觴杯豆亦飲

器玉藻曰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考工記曰飲一豆酒釋曰一升至日

觴此禮記疏所引韓詩說也引玉藻考和歌而不哀注不以己

工記以明四者皆飲器別於盧注也之私致長者不樂飲食以下五事皆禮之小者夫弟者不衡坐

不苟越注重申禮小之義孔檢討云曲禮曰竝坐不橫肱先生

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釋曰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弟相應孔謂當

在飲食以齒之上似非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

於弟也注于犯也兄有逆色不犯之孔檢討云行而張拱曰翔

不見顏色言勞而無愠禮不與小之自以上諸事皆禮之小者

故未成於弟之道也釋曰于犯本左文四年傳其敢干大典注

凡三百六十三字釋曰此篇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三百六十一字元今定為三百六十三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南海陳韶潘聘之新校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五

學海堂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官保

元著

曾子制言上注

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為法也分上中

下三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四今為曾子弟六

釋曰制訓本國語晉

注語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注夫行之行急讀之

釋曰上行去聲下行

平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注

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

養之惠仁也

釋曰孔子事見論語子罕孝畜訓本祭統惠此禮仁訓本說文羣書治要少作小今不從之

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注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

以為義以宜其類

釋曰上行平聲下行去聲宜類見立事篇

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五

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元謂不循正道矯

彊自立釋曰此行李去聲天下無道故若注盧僕射云且自如也天下

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注孔檢討云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

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

之士也注興道謂以殊行起名譽者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

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注或

失謂或不能自守羸當為羸字之誤也釋曰盧注或為惑今不從戴校作羸夫有

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注富不以道

若驕吝無禮貧不以道若怨詔無守弟子母曰不我知也鄙夫

鄙婦相會於廕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

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注此戒弟子勿以無

聞譽而自懈其脩也隱微鄙事欲人不知尚不能何況持仁義

之道明行於世豈終無聞若其無聞行未篤也釋曰此節意在

義自有人知鄙夫鄙婦四句反其辭設譬非言弟子為惡而自

謂人不知也孔云廕隸書牆字羣書治要作母曰今作無曰又

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殺六畜不當及親吾

也案此是魏徵刪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注殺畜不當其時必將殘忍

為亂禍及其親不愛民而妨民事必將煩役瀆武民心盡叛故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注此勗弟子取多賢

友也蓬蒿麻杲也沙水散石也泥塗泥蓬性屈亂故郭象曰蓬

非直達者直黑相韻釋曰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荀子曰蓬生

正義引荀子泥作涅皆作俱說苑說叢篇曰蓬生枲中不扶自

直白沙人泥與之皆黑論衡程材篇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

紗人緇不染自黑又率性篇重引此惟弟四句染作練孟子趙

岐章指亦引此四句作諺曰凡此語皆本曾子也蓬沙訓本說

是皆經釋 卷八十五 阮宮保曾子注釋 二 庚申補刊

文麻訓本爾雅郭說見莊子逍遙遊篇注羣書治要蓬上有故字從之自直作乃直今不從之是故人之相與

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

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注此言仁道也

仁者人也如人相人偶也蓋人非人不濟必相人偶乃成仁道

故仁者仁此者也走讀如來朝走馬之走走疾趨之也釋曰仁訓本禮

記中庸鄭氏注案中庸仁者人也之訓最精鄭氏注為相人偶

乃仁字最古之義觀曾子此節足以發之泛訓為愛義不足且

非制字之本也詩歸來朝走馬孟子引同毛傳無解箋云言其

辟惡早且疾也玉篇趨字引詩曰來朝趨馬言早且疾也此玉

篇所引非詩經字作趣蓋鄭箋讀走若趣也鄭箋必有走讀若

趣趣疾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箋所讀若趣字而誤

連為詩本字隋唐之間又脫去鄭箋七字故陸釋文無趣音不

然棧樸左右趣之傳曰趣趣也箋云促疾於事設縣經字為趣

毛不容無以訓之且鄭箋彼趣為疾益可知此讀走君子之為

為趣也逸周書文儆解云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注盧僕射云分重合輕班白

不在弟達於道路也元謂坐用席臥用衽席有首尾尊者易知

無席而欲寢尊者則必安其趾於衽士昏禮曰御衽于奧北止

止同趾足也釋曰古人之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云莞席尋

也使之為夫人則否注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

訛篆字老作𠂔言當使之入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賈在田無

野行無據旅注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賈賣雖在田

不野宿據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舍負趾否

及賈野旅各以三字為韻釋曰說文曰賈坐賣售也周禮地官

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作羈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

又旅元本訛作依載本從之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注以上

皆申言人非人不濟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老杖者可因

依篤厚矣釋曰因訓本呂覽盡數因智而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皇清經解 卷八 庚申補刊

注富而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注盧

僕射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釋曰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相同者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注可避而

不避是殉名也不可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曾子慎言遠害務全

其身然當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

皆立於此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

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檢討云董

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釋曰呂氏春秋士節篇云

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語本乎此董仲舒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彼引此無矣字也字辱字下多若字父母之讎不

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

與聚鄰注讎謂被人有意辱殺者不與同生言孝子所仇不共

戴天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也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寢苦枕干不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居昆弟之仇仕弗與

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盧僕射云族人謂絕屬者元謂聚鄉比聚

鄰為疏 大清律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

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案此與孔子居仇之義微有不同者春

秋時殺人者官未必盡受理且有國邑奔避也釋曰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禮

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此注所引即檀弓孔子答子夏之

言與曾子合案周禮調人曰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

同國君之讎眠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周禮此節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猶大清律謀殺人故殺人與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有分別也又謂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人子弟報讎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為讎讎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為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良賈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讎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

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注良賈不自衒其貨君子不自矜

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虛無相韵釋曰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

有盛教容貌若愚同是此言而有意晦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

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曾也何如則可為達矣注達通也通於學也

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注比

賢如見賢思齊焉險道難通之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

既久乃漸通達無一旦通徹之效釋曰率循訓本爾雅循若循

里積里成百始能漸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漸進非

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羣書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

恥不知而又不問注孔檢討云病病之也下人下於人也子張

問達子曰慮以下人欲作則其知不足注臧鏞堂云知不足而

欲作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孔曾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則知足矣釋曰知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

是謂窮民也注閔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注

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注盧

僕射云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注盧僕射云且客之而已孔

檢討云若主顏皥由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

是青經解 卷八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釋旦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

此無立字無爲字弟下有也字說苑孔子
日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

親庸孰能親汝乎注汝親若兄弟然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

四字元今定爲
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注
大戴禮記第五十五今爲曾子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注能讀若耐無矜滿惰佚之

心故耐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耐寧靜釋曰說文能訓獸堅中故稱賢能經籍中

又多以耐爲能者耐爲能假借字耐
事卽能事其義相同其音畧轉耳
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

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注盧

僕射云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一觀焉注

盧僕射云言有一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

憂注盧僕射云謂其功也元謂忠實匡助歸美於君益上之譽

也興利除弊教養及民損下之憂也
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

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注盧僕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

路也釋曰盧本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作懷從之注謂其守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盧以

上謂其功也注則君子之義也注盧僕射云其功守之義釋曰

其功守之義亦注文而宋本誤入正文孔氏以上二句有知之

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注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

人雖蜀也吾弗親也注知其人之不仁已雖無友亦不近之故

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注聖門論交各有不同故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曾子守約其引周公遺言與子夏相合與子張不同故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釋曰各本皆以此三十七

友也八字共四十五字皆為吾弗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

疑其不類矣汪容甫疑周公曰以下皆是正文是也然無確據

故人罕從之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知吾者吾

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

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為正文無疑矣呂覽之

文多有從曾子竊去畧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曾子正文

也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

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文明矣故今

歸之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注假借貴要取寵於君不比譽而

取食注比親合也互相稱譽以干祿釋曰此義本射直行而取

禮注盧僕射云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注志同道合乃相

親合而說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釋曰舊校本有說

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釋曰說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

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注悒悒不舒之貌勿勿趣於賤而遽

也憚憚勞心也釋曰悒訓本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說文曰勿

勉之義電勉者必趣遽義相成也戴校勿勿為忽忽非是憚義見立事篇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

穴牖日孜孜上仁注疏麤也謂糲米也孜孜勤也孔檢討云上

尚也釋曰疏孔本作蔬非是孜孜校本云一作葦疏義本詩大雅彼疏斯裨鄭箋知我吾無訢訢不

取位注訢訢喜也宛猶屈也釋曰訢宛義畏之見逐智之見殺

固不難拙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注畏惡

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事君當正直不阿與平居

是青經解 卷八百五十五 阮官保曾子注釋 七 庚申補刊

謹身慎言不同此曾子之學也

釋曰汪容甫云此畏乃仁之訛孔檢討又直改正文為仁因下

有仁智兩節也元謂此不必改畏之為惡聲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畏惡也惡義正兼下不受言行二節為言且承上直言

直行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

必忠曰智注君雖不受臣必盡忠乃所以為道仁智天下無道

循道而行衡塗而償手足不換四支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尚或

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償

僵也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慤勤耳元謂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

必有為之路冢者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恥此勗士之勿以直

言直行為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之六章

釋曰盧云宋元舊本竝以注手足十一字入正文又訛即為節今改

正是也戴校本孔本竝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戴據

永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似不足深

據故皆未從有士戴本改作有士亦非詩毛傳云瑾路冢也

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

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注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兼下

富貴為言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釋曰舊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為仁則以仁為尊也天下之為富則以仁為貴也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

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注馬宗連云以用也用

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

之以仁釋曰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訛王引之云以下蓋脫

從之馬云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為尊則以不須改

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

貨粟之富也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

山下此言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溝曰澮死於溝澮猶曰經於溝瀆即衡塗而債也

河濟之間今山東武定府濱州海豐縣之間孟子所謂北海之

濱夷齊未至首陽時所居釋曰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

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今各本皆脫故補之孫侍御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丁教授杰曰宋諱亦

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首陽山史記正義凡五處謂在蒲州及偃師者皆非河濟之間蓋河濟之間即北海之濱初遜國時

所居至歸周後始餓死首陽山若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

注凡樹臬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皆所以正疆土及人

行立者釋曰綴者以物聯物之名故凡以木竿繫物皆曰綴說文綴綴也象形禮記郊特牲曰郵表綴此言田間樹

臬以正疆界或表或綴各以遠近為數通言之綴可訓表其實

有繫物不繫物之分故說文又訓綴為兩陌間也至於人舞立

行止之位亦用之禮記謂之綴兆尚書之綴衣亦謂以竿繫衣

詩曹風何戈與祿祿與綴音義相同故說文解祿為高縣羊皮

也揚州古銅盤銘內言田原之界屢言一表是故君子思仁義

表表即綴也表宋本訛作喪朱本作裘

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

業矣釋曰歿宋本訛作盧本改歿旦以下四句與立事篇同惟省下一思字

凡五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為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為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制言下注此篇專言秉德安貧不仕亂世之義大

戴禮記弟五十六今為曾子弟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注訢喜也盧僕射云衡平也元謂革急也謂孫其言以遠害釋曰

訢喜本說文革急古同音每相假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

禮檀弓夫子病革矣鄭讀為急是也

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注干犯也犯土謂入其境踐朝謂受其爵

釋曰干訓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注盧僕射云及郊問禁

本說文

皇清經解 卷八 曾子注釋 阮官保曾子注釋 九 庚申補刊

請命釋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為正文惟戴庶常改

也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

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彘入

及郊六字也人人字宋本訛不通患而出危邑注通共也猶交

為入入盧學士校改今從之

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

越寇釋曰出有經過之義故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言行過

安貧與謀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遠此句仍是承上為言不

通患者即訴然交同之反也訓通為共者義本後漢書來歷傳

注盧僕射注師敗不苟免失曾子本義故通字礙不可解則秉

戴遂臆改為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越寇見下則秉

德之士不謂矣注不謂亂國之君以求爵邑故君子不謂富貴

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注不謂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

其上也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注不事言不臣不

義之諸侯不長言不臣不仁之公卿大夫釋曰周禮天官冢宰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

其長注長謂公卿大夫

王子弟之食采邑者

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注盧僕射云

相助也元謂相承也臣之以仁義承助其君者則與之同朝釋曰

奉訓本說文

相訓本爾雅

嚮爾寇盜則吾與慮注爾近也與讀如未有與焉

之與無仁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故曾子居武城有

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沈猶有負芻之禍從曾子者七十人

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故去畱無毀釋曰事見孟

魯有兩武城此武城乃曾子所寓之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

縣西南與曾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濟寧直隸州嘉祥縣南者不

同戴校本從大典與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上加不字今不從

如此之謂義注突猝然相見也釋曰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

字注突字耳未必正文即是鳩字戴氏直改為鳩未敢遽從陸

佃埠雅鸕類引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

訓突為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決然甚速方言曰江湘之間凡

猝然相見謂之葉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廣雅詁二

是青經解

卷之五十五

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也突俸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

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王引之云

哉讀為裁字訛也元謂曰字衍或為行字之訛入讀為納言當

世於行仁義者則裁危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謹慎者不見使用

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刑戮賢者居其國弗去必危罪矣孟子曰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釋曰王

世有二字直貫至刑字義者與仁者同仁上曰字自是衍文或

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訛為大曰字戴校刪之今未敢遽

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

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注錯藏也污水窟下也橡栲也實可食列

子曰冬食橡栗藜草似蓬藿豆葉劉向曰曾子布衣緼袍未得

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憚貧窮安

能如此許宗彥云生謂食之而生釋曰錯訓本廣雅汚訓本說

掌染鄭注列子見天瑞篇藜義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藿義見儀

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劉向說見說苑立節篇莊子言曾子居衛

曳絰而歌商頌及說苑言齊景公以下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

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注五耦十人也秉

德之士謂貧隱不仕亂世者也釋曰式宋本譌武

凡二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二百二

十八字元今定為二百二十九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五終

南海陳韶潘聘之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庚申補刊

阮官保曾子注釋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六

學海堂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疾病注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弟五十七今爲

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注盧僕射云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注抑首

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形相近之訛元與申

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

作春秋傳亦授曾申

釋曰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爲曾華惟

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

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

趙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曾元持

足曾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畧篇詩傳春秋傳語本經典敘錄曾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六

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益

有之矣

注微猶無止辭也檀弓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孔檢討云顏氏子淵也元謂顏子死弟子必有記言惜

今鮮傳有君子之務謂後之所言

釋曰蓋閤本如此今本皆作盡然而二句說苑作雖無

能君子務益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

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蹙穴其中卒所以得

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

注鷹隼皆

鷙鳥曾與增同王編修引之云蹙讀為蹙掘也盧僕射云生生

之厚動之死地也

釋曰羣書治要無曾字淵作川蹙作窟卒下有其字德下無之字無以作母以今皆不從

之隼从隹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隼作鸞曾作增蹙

穴作堀說苑十鷹隼作飛鳥曾作層十六又作鷹鷂作增巢

蹙穴作穿穴御覽九百廿六引曾子隼作鸞山上多太字卑作

下曾作增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

辱亦無由至矣

注以曾為增者爾雅曾重也孟子曰曾益其所不能王引之云逸周書獯有蚤而不敢以掘掘與蹙同左傳云

闕地見泉闕蹙掘同義也荀子作堀堀即掘尤可證之盧注舊

本皆為生生惟盧本誤為求生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

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教授杰云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

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注孔檢討云古者謂父母

為親戚春秋左傳伍尚曰親戚為戮元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

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

釋曰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不說

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遠作來遠今不從之

故人之生也百歲

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乎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乎故孝有

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注疾病老幼皆當仁愛尤以孝弟

為先不復者謂父母兄長之年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己之年

皇清經解

卷八

阮宮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耆艾則兄長多故矣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

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釋曰有老宋本訛作者老羣書治要復上有可字戴庶常

校本據大典復上加可字今從之各本皆無艾耆訓見曲禮曾子語見說治要有兩平字今從之各本皆無艾耆訓見曲禮曾子語見說

苑卷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

謂之有聞矣注曾子之學皆本於身不求言行於虛遠之地以

釋曰此下劉本有注

身為言行所從出故日省其身有聞者如子路有聞

文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十一字或訛入正文聞平聲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注董仲

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儒學帝治無不同也

釋曰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廣大作光光大乃廣音近假借字傳中

行其所聞作知加之意而已無矣字皆董策所刪改羣書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志今不從

與君子游苾乎

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貨乎如入鮑

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注苾馨

香也蘭蘭也芷白芷也皆香草王編修引之云貨乃臧字之訛

臧乃膏液敗臭也元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

釋曰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此文

貨作臭次作肆皆不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臭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為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貨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臧乎如入魚次

之室今不從之戴本據大典改貨為臧者亦非馬總意林誤作戲文選注引作臭亦誤蓋古本作臧字貨臧戲皆形近之訛考

工記弓人注織讀為脂膏臧敗之臧釋文引呂忱云臧膏敗也臧與臧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為臧直妄改以示異耳苾訓本

說文蘭義本詩鄭風毛傳義苾說文曰蘭也蘭楚謂之離晉謂之蘭與江離有異芷即荳蔻古今字也家語改蘭芷為芝蘭按芝

為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糗義本周禮籩人鄭注次義本左襄廿六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就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

御覽交友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多其香其臭四字

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注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釋曰戴氏校殿本改盧注如日之長為如身之長則讀正文長字為上聲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為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未可遽改盧注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

教如食疾子矣注食謂乳養之也釋曰閻本無盛字食義本禮記內則鄭注孔云食音飮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

者矣注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注與許也來學而改過者許而教之勤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

進也釋曰汪暉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南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教授杰曰此末句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

來字為采字之訛故盧以釋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為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員注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八今為曾子弟十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

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天動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恆在上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恆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

天所生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人以頭爲首故說

文曰髮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臨海周治平

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艸木有根以承地氣故下首

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爲以此非是大戴屢有此以文法四上首

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皆天者易曰天在山中

之謂員下首之謂方注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爲方員也周髀曰

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

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注方員同積則員者必

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

體亦員也會子及周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疇人子弟散在四夷

古法始微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

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

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準

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益天實具渾天之法也梅徵

君文鼎云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釋曰元西域扎馬魯

謂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圓球七分爲水

其色綠三分爲土其色白畫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

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此卽元明以來西說地員之祖

西說之精詳者見熊三拔表度說其意以地體渾圓在天之中

若合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

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

夜非在正中而何地體本圓故一日十二辰更迭互見如正午

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度得未時

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又七千五

百里而差一時若以地爲方體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左

處右者必長短不均矣西域此說卽曾子地圓之意亦卽周髀

日行之意非創解也梅徵君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圓

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

立其說可從與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

皇清經解 卷之六 阮宮保曾子注釋
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
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
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為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
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
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歆
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行而至戴極之下
亦若是矣元謂置九猪膀胱中吹氣足閉之丸可居中置丸水
盎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為天大氣包舉之驗也地上數
百丈風與氣即急勁況直上千萬里哉故人與水在地不傾落
者天氣包舉之準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有謂地心本重人
物各願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
道曰員地道曰方注且來者呼之使姑且來也以下皆述孔子
之言盧僕射云道曰方員耳非形也元謂易說卦曰乾為天為
圖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皆言其道也聖人因方員以治天下
故周髀以笠寫天立周天之度禹用矩測高深遠以治山川也
釋曰謂此下皆孔子言者讀其文皆成一章未嘗有曾子之言
間雜其中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

羽蟲之精者曰鳳云云是唐人皆讀以後之言屬之孔子也周
髀算經曰古者包犧立周天之度又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
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
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又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
之所生也元案以笠寫天蓋天也渾天方曰幽員曰明注地道
之象即寓蓋天故渾蓋之法相通也
幽天道明故以為天地之名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釋曰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
本幽下有明者吐氣者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而字刪之
注天陽吐氣而其景在外地陰含氣而其景在內易曰坤含宏
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釋曰盧僕射云景故火日外景而金
水內景注日與火屬天其景外照月星從之金與水屬地其景
內照故鏡能含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注人物生於地然非得日氣不生故周髀曰北極下不生萬物

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

釋曰淮南子天文訓襲此節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注品衆庶也易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

地神靈所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爲品物之本

釋曰品訓本說文

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注祖始也禮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

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宜居鬼而從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釋曰祖訓本爾雅記文見樂記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注班孟堅曰人函天地

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

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

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

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

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

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

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

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

呂行之刑呂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阮官保曾子注釋

庚申補刊

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

釋曰班董說皆見漢書禮樂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注

近於日爲陽遠於日爲陰夏多陽冬多陰南多陽北多陰晝多

陽夜多陰是其所也

釋曰從各本作靜或作盡惟高安本作從

偏則風俱則雷交則

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臨海周治

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濕火之情爲

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濕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露之爲霜其理畧同蓋氣有三

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電人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塋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霰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

釋曰周生深于天算兼習西洋之法此乃融會中西之說

爲之其理甚明故載用之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注孔檢討云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爲倮

而後生也

注倮者包生包訛爲句許慎曰包象人裹妊月令曰

中央土其蟲倮倮蟲人也陰陽之精也

注人秉陰陽之精以生

故圓頂方趾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

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注盧僕射云麟鳳

龜龍所謂四靈元謂易本命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

魚皆卵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

生匹足者無羽翼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

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

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

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釋曰周禮大司徒

物羸物義與此異高誘曰覽淮南子注倮蟲毛

蟲義亦與此異當以曾子及易本命義爲長也

龍非風不舉龜

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注盧僕射云龜龍為陰風火為陽

陰陽會也孔檢討云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釋

朱本脫也字永樂大典本不兆下多鳳非梧不棲麟非數不止十字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本從之增入非曾子本文也際字元

本作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注孔檢討云役使也聖人以四

靈為畜也釋曰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以役聖

人役之也戴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

主注盧僕射云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宗廟之上也孔檢討

云主祭主也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

順逆謂之厯注日行一度為一日其數簡明為諸曜之主月有

朔望之數聖人必慎守日月之度數而後可察五星恆星之行

星五星也辰十二舍恆星也四時順逆者分至日纏之贏縮也

冬至之後日行贏度為太過夏至之後日行縮度為不及皆失

其中故謂之逆春秋二分日行平度漸適其中故謂之順順逆

有數四時皆定此聖人所序也今欽天監贏縮之法即孔子所

言順逆也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周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其法周公問商高

以述周髀此聖人所以治天也釋曰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

月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零一周天其行有遲疾入轉有

入交遠近有泛會實會有視會有正交有中交皆以所歷之

日互相消長而得其行度之真率而後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

數可得由此以察星辰之行星五星也五星之行亦有遲疾入

限有合伏衝伏有退留順留晨夕見晨夕不見有凌犯交食

皆由日月之度數察而知其行度不齊之率辰乃十二宮恆星

分界之名也恆星每年有行分因生歲差故曰星辰之行亦以

日月之數知其行率今欽天監所用新法日月五星各有本天

星曆子注釋

庚申補刊

高卑遠近之行因生加減如日之行度凡三種曰平行曰本輪
行日均輪行月之行度凡九種曰平行曰自行曰均輪行曰次
輪行曰次均輪行日交行日最高行日距日行日距交行五星
之行凡十有二類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
之平行是爲一類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爲一類而
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爲一類土木金水之次輪
半徑皆有定數爲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
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爲一類土木火皆
行距日度爲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本
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
能加減其緯度爲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爲黃道本無緯度因
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
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蓋新法雖始於
西人實卽古法之贏縮也由孔子順逆之言求之知贏縮卽所
謂順逆也堯命以下用史記律書及漢書律志義也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
之律也注黃帝吹解谷之竹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黃鍾太
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
爲六呂宗讀爲察也讀爲呂皆字之誤也八音土竹皮匏絲石

金木也凡樂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

律是爲濁聲釋曰宋本皆作宗字乃察字形近之訛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

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字本不誤高安本作索字更誤矣又後漢書注律下爲呂字今各本或作律也或無也字實皆呂字

空格後人或妄加也律居陰而治陽厯居陽而治陰律厯迭相

治也其間不容髮注地效以響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厯測

天時律居地以治天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厯厯居天以

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

遷云律厯更相治間不容翏忽釋曰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髮下有矣字地效天效二

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現代迭以翏忽代髮也聖人立五禮以

爲民望注五禮吉凶賓軍嘉釋曰本周禮春官大宗伯制五衰以別親疏注

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五

等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注聞

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

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

禮釋曰義見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

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

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注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

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注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

麥菽也釋曰孔云盧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盧僕射云五牲牛

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

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

牲豕曰饋食注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

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

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

者大夫既舉少牢畧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

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

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兼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

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言天子之大夫

如諸侯士如大夫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注

無祿者兼大夫士失位及庶人而言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

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鄭司農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

用羔曰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

也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

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
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
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
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
闕明文也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爲厭其義自兼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厭而言非但如曾子問殤祭之厭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今兼用儀禮注及曾子問經注注之蓋無尸者不成祭徒取厭飫皆可謂之厭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厭非取殤祭之厭爲無祿者譬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注盧僕射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屨索也割列饌瘞是有五牲注割者割牲體宗廟正祭也列者醯醢祭蜡
齋也饌者冬春候饌磔牲攘惡氣也瘞者祭山林薶其牲釋曰列說

文从卣刀卽今裂字周禮大宗伯以醯醢祭四方百物鄭司農注云披磔牲以祭後鄭云醢牲胃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又日蜡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禮記月令云九門磔饌以畢春氣又冬大饗亦磔饌又周禮夏官小子之侯饌春官維人之面饌皆磔牲以攘惡氣也謂瘞爲薶牲者周禮大宗伯以薶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山林曰薶順其性之含藏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注四靈律祿
以下皆聖人法天地神靈以治人物之道

凡五百八十八字

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爲五百八十八字

曾子一書歷代著錄惜佚而不傳

宮保師據

大戴記所載爲之注釋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

異同可謂第一善冊

師於中西天算考覈尤

深天員一篇更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受業嚴杰謹

識於兩廣督署福祿壽綿長之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六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潘聘之新校

